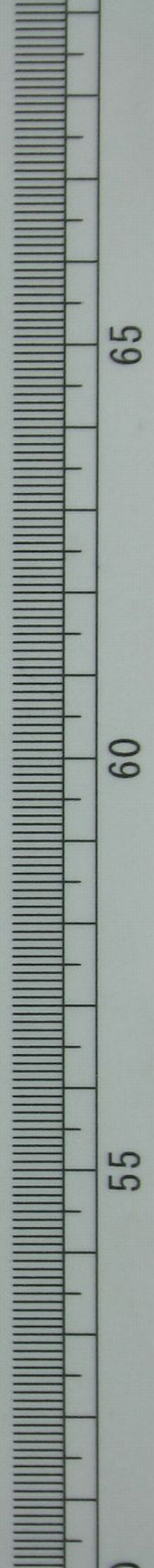


廣治平畧

自八
至十二

113
673
2



4 13
078
2

唐治平卷八

平江蔡方炳九霞定本

銓選篇

帝王銓選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太郎氏寄贈

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選賢任能所以致太平而發
頌聲者也唐虞之世四岳九官十二牧二十有二人咸服在列中外有統天工
與亮未聞其吏禹而明刑易皋陶而治水遷稷而典禮易夔而敷教蓋各名一
官各辨一體以盡其才而世守其業故上不致枉其才而下亦不致負其職用
之者惟知明目達聰以其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位之崇卑為輕重
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其安天下之民究績之成否而不以事之勞逸為
美惡若谷由知人官人之謨則又盡性術之變以收後人之用而三德六德所
由豈嚴于邦家翁受敷施所由贊襄于有位豈非任官之極軌哉嗣是自夏而
商迄于成周莫不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禹以之籲俊則宅乃專宅乃牧宅

銓選篇 帝王銓選

乃準而官與人相得君道從此而昭明湯以之不釐則用三有宅克即宅稱三
 有俊克即俊而實與名相符功德從此而懋著文以之敬事則克知三有宅心
 灼見三有俊心而罔攸兼于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所由克宅厥
 心以克立茲常事司牧之人而克俊有德武王承之則建官唯賢位事惟能厥
 義德不敢替厥容德率謀從而所以立政唯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于是近而侍
 御內而都邑外而侯甸遠而夷微盧烝皆得其人周道所以日隆也迨周公相
 成王董正治官立六典建三百六十屬悉統于太宰而以馭羣臣則有八柄以
 作勸勉則有六敘當其時教敷于司徒士造于樂正官辨于司馬版掌于司土
 其始也掄材度德不遽進也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
 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而官方無僥倖之徑其既也謹方馭柄
 不苟容也司土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
 之政事大上燕子之數以詔王治而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莫
 食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而朝廷鮮官濫之失士亦不得懷餘力
 乎心進亦不負兼官之責于君眾正效能而萬幾理羣賢豫附而泰階平晉是
 道也周衰用人不令而政亂小人援親黨以相左右于是節彼繁霜之刺與北
 山兩無正之詩作任官之制紊而周道蕩然矣及齊桓公圖霸任管仲為相仲
 立五卿之長五屬之大夫使各退而修德進賢正月之朝公親命之卿屬之賢
 公親見之凡役于官者令官長期而書代以告晉文公始蒞政屬百官賦職任
 功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百數昭舊族明賢良尊貴能賞功勞于是晉耕狐
 箕稟節之屬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政平民阜焉
 獨至秦用商鞅為政務于富強舉仕進之途唯關田與勝敵為法斬一首者爵
 一級殺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殺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
 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宗室并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
 差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紛華然究使其俗急首功而棄禮義于賞

蹈利冒上凌等其弊可勝救哉

兩漢銓選

漢與定制比郡國之官非傳相其自別駕長史而下皆刺史守相得辟除署用
又調僚屬及部民之賢者與為秀才廉吏而貢于王廷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
員或至于千人屬光祿勳故鄉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
光祿勳復于三署中銓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為他官以補缺員至于郡縣
守相高第者則擢二千石二千石有治行者則擢九卿九卿稱職者則擢為御
史大夫初高惠之時疎節濶目視成周忱恤之制已遠然貴廉潔賤貪污賈人
贅媼及吏坐賊者俱不得推擇為吏而安身簡怨下賢之至意怛然故漢官為
多循武帝即位董仲舒對言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
帥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至上之法暴
虐百姓與外為市色窮振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且古所謂功者以任

官稱職為差而非積日累久之謂也是以有司竭力窮智務盡其業以赴功今
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習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旨且愚
以為無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按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
不肖異處矣丁是延文學儒生待詔數百人或召見進用或補博士弟子而羣
士嚮慕異人並出卜式拔于芻牧宏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僕日禪出于降
敵斯亦曩時版築飲牛之儔也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倪
寬篤行則后建后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
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麻數則唐都
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進筭則桑宏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
受遠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記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也歟
然帝誅罰深刻士卒自全而又外事征伐內缺用度人物者補官出貧者除罪
且募民大奴婢得以終身為郎增秩並置買武功爵吏道雜而多端雖招尊賢

良文學方正之士或至公卿大夫然法令慘急俗驚功利云至宣帝勵精圖治
 綜數名實常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民
 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勿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咨問二千石有治效不輒遷
 以顯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而侍中
 尚書以功勞遷及有異善者厚加賞賜官得其才位必久矣漢世良吏盛于此
 時職是故也元帝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賢補致厚遂讓有行者光祿歲以
 此科第即從官成帝建始二年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三公卿又有二千石曹
 尚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起也哀帝嗣統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
 動丞相王嘉上疏以為聖王之功在于得人因薦儒者公孫光潁昌及能吏蕭
 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大抵漢時未立資格而資格甚
 嚴若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
 卿之有治者然後為御史大夫至于丞相則非御史大夫之任職者不遷此其
 大者之有常格也博士高第者為尚書次者為御史五則以次補諸太學博士
 弟子二歲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其高第為郎中文學掌故郎屬備員此其
 小者之有常格也諸官初除必先試守試守一歲然後為真則掾號有常格矣
 有由籍者不得為官入身為官者不得名職則流品有常格矣然其間遷轉唯
 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高下為升降如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徙官至
 有為太僕立功自高至文而猶未離乎舊職則何其淹滯若此也若賈誼超遷
 歲中至大中大夫公孫宏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將軍長吏三歲至
 光祿大夫又何其遷之甚速也彼其黜陟進退雖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舍
 一出于上固未始有資格之拘也用人惟視才績而等級次第亦自有品節存
 乎其間其以明經文學進者多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
 之徒是也其以勇猛材武進者多除太僕或中郎將駉乘如夏侯嬰公孫賀衛
 綰之徒是也張湯以律法進退則先以法官處之始為內史後為廷尉皆法官

銓選篇 兩漢銓選

也黃霸以入梁補官則先以財賦處之始為丞史後為均輸皆掌財也雖其始有分別而積功累勲無不可任固未始有流品之階也第至于大臣不職云之可也收其印綬可也亦何至左遷他官以辱之孔光免丞相為博山侯久之復為光祿大夫位次丞相月餘為御史大夫未幾復為丞相以至韓安國蕭望之匡方進之徒皆以御史大夫為他官彼常執天子之政矣常正百官而統其權矣今一旦降尊就卑使之與僚佐比有而治事豈所以待大臣哉武帝始用儒者為宰相草去軍功刀筆之選誠一代之良法矣而其後亦唯意所用不專用儒生汲黯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蓋有激而云然終漢之世清濁混淆上下無別以宦官典節尚書以儒術直秘閣尚書郎掌代王言而以令史久次補之官乎丁則以孝廉而為郎也使其陞遷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雖流品不分何害哉後漢光武改常侍曹尚書為吏曹尚書其時選舉于郡國屬功曹于公府屬其四曹下臺屬吏曹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尚書之重始此其所選用以歲月先後為之次也

以歲月先後為之次也謂以一二石長吏多不勝在有繼過即見斥逐交百多紛擾百姓不寧朱浮疏言物暴長者必天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沿連成之功非國家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海內非一旦之功顧游意于經年之外望化于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于浮自是牧守代易頗簡焉二年詔舊制光祿勳壘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明帝永光元年命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至章帝時貢舉率非次尚閑闕而所徵舉皆特拜不復簡試故守職者益懈而吏事浸隳韋彪諫以為天下樞要在乎尚書而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離職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州宰賢名者專心向公奉職周密至順帝陽嘉初官倖用事引擢子弟吏事日非李固曰夫化以織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惟利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廣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声者必藉遷賞其存寬和無辜接

者。願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宜靡薄之俗。未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招廣
羣儒。罷退市官。則升平可致。帝多所納用。朝廷肅然。久之。尚書令左雄議改察
舉之制。于是選舉清平。多得其人。乃一時英能承風。後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
加。讀宏深。黃瓊胡廣之政。職練達。祖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
祐蘇章種蒿。渠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翻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
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于茲盛焉。及
孝桓之時。監官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鄉校牧守之選。多出其門。任人及子。
弟。紛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于是大尉楊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千餘。
或死。或免。天下。以。肅。焉。久之。帝侍南陽左右。通。奸。利。多。特。赦。除。拜。又。古。賣。官。錢。
各有。公。寔。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目。關。內。侯。虎。賁。羽。林。皆。入。錢。是。時。段。熲。樊。陵。
張。溫。等。雖。有。功。勳。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因。傳。舅。入。錢。五。百。萬。
得。為。尚。書。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督。之。績。
乃。使。人。于。單。席。與。縵。袍。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此。而已。劉。陶。為。京。兆。尹。列。職。當。
出。於。富。錢。直。千。萬。陶。既。清。貧。而。耻。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重。陶。之。才。特。原。其。
罪。嗟。乎。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多。少。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
乃。望。其。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統。不。調。而。求。音。哉。

魏晉銓選

魏初毛玠與崔炎並也。選舉用皆清正之士。由是天下士莫不以節廉自勵。時
直長吏還者。垢面麻衣。常乘柴車。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使吏部人人
如玠風俗之易。何難。和洽言于公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
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着新衣乘好車
者。即不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擊靈頭。
以入官寺。夫立教規。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乃崇一概難堪之行。以御殊塗。勉
而為之。必至疲痺。古之大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偽矣。乃下令禁

之勢稍衰。止魏文帝時。吏部尚書陳羣以選川不盡人材。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其武官之選。則俾護軍主之。自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遞相標目。有四聰八達之稱。司徒董昭言。古之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偽之人。謂浮言華觀。敗俗傷化也。今年少不以學問為本。而專交游為業。國事不以孝弟清修為首。而以趨勢。競利為先。至乃往來禁與。交通採問。此法之所不取。而刑之所不赦也。帝曰。善。詔。吏。通一經以上。任牧民者。並登用。其浮華不務本實者。罷之。會詔。以侍中盧毓為尚書。吏部。尋詔曰。選舉。毋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喫也。毓對曰。名不足。故異人可以得。常士常士。慕善長教。方乃有時。名。名非所當疾也。臣愚。既不足以得異人。但當循名按實。徐有以驗其後耳。毓選舉。先性行。而後才。言或問之。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有才而不為善。是才不中器。與不才同。故所舉皆一時名德焉。晉與依魏九品之制。有官則有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則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

不。凡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行實。世籍。乃行。其後。中正任久。愛憎。出已。而九品之制。漸壞。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為貴。無復銓衡之實。尚書劉毅以為。今立中正。定九品。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以毛以求疵。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見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慢主罔時。實為亂源。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衛瓘亦表。請除九品。復古鄉議。里選。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則華競自息。各求于已。又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帝雖善之。而皆不能用。是時山濤為吏部尚書。每官缺。輒擬數人。隨帝意所欲。然後明奏。而所用者。或非舉首。眾情不察。以濤任意輕重。或出譖言。而濤行自若。一年之後。眾情始服。嗣是。任選十有餘年。其所甄拔。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罷。王戎領吏部。戎始為甲午年制。凡選舉。皆先理百姓。然後拔用。然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世浮沉。戶調門選而已。及劉頌為吏部。復建九班之

制令百官在職不遽遷。時仕者務速進，故制不行。至惠帝之後，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拔，有如互市。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名器之濫，一至于此。及三王起義，又制已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元帝時，陳頌與法兵二曹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自望而後實事，浮競馳馳，互相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發，遂相波弱，乃至凌遲。今宜張明賞罰，拔卓茂于密縣，顯朱邑于桐鄉，然後大業可舉，盛治可期耳。然弊已久，終不能革。簡文帝時，庶官泐多而遷徙，每速王虎之曰：得賢之道在于流往，蒞任之道在于能久。天下凡庸之族，賢能之才，寡才寡于世，而官多于朝，得不賢，鄙共進，清濁同官，官眾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也。職事之修在于省官，朝風之澄在于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于其事。事實者，可令人有隨才而領之，或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令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因黜陟而彰庶官之選。差清流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然士風趨競，禮教陵遲，六人溺于成俗，執政撓于羣言，飾石為之失，不清濁安可復分哉。

唐代銓選

唐制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為三銓。尚書侍郎分主之。每歲五月，頒格于州縣，以十月會于省。其以時至者，乃放其功過同流者五五為一，明京官五人保之，如刑家之子。工賈異類及假名承偽，隱冒升降者，有罰。文書舉錯隱僻者，駁放之。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適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五品以上不試，上其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已注而唱，不厭者得。

反通其辭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厥者爲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
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嘗之然後以聞王者受旨而奉行焉謂之奏受視品及流
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凡官已受成皆延謝凡試判登科謂之人等甚
州者謂之試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卽授
官貞觀二年侍郎劉林甫言隋制以十一月爲選始至春乃畢今選者衆請四
時註擬從之十九年馬周以四時選爲勞乃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畢高宗總
章二年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江法復定州縣升降爲八等其後員
外卽張仁禕又造狀樣銓歷考程式而銓總之法密矣然是時大仕者衆庸愚
咸集有偽王符告而矯爲官者有接承他名而參調者有遠人無親而置保者
試之日昌名假手多非其實至武后時天官侍郎魏位同請復古辟舉之法不
報長安二年舉人投拾遺補門御史著作佐郎大理評事衛佐凡百餘人明年
引見風俗使舉人悉試官高者至鳳閣舍人給事中試官之起自此始中宗
時皇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用事于側門降墨敕斜封授官號比數千員內外益
益無聽事以居當時謂之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韋氏敗始以宋
煥爲吏部尚書姚元之爲兵部尚書悉美罷斜封官量闕留人雖資高者深非
才實者不取初尚書銓掌七品以上選侍郎銓掌六品以下選至是通其品而
掌焉未幾張元之等罷又盡復斜封別勅官元宗卽位厲精爲治詔擇京官有
善政者補刺史已而悉集新除縣令宣政殿親臨問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
者又詔員外郎御史諸供奉官皆進名教授而兵吏部各以員外郎一人判南
曹由是銓司之任輕矣其後戶部侍郎宇文融又建議置十銓乃以蘇頌等分
主之吳兢諫曰易稱君子思不出其位言侵官也奈何以萬乘之君下行選事
帝愜遂復以三銓還有司開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
賢愚一概必與格合乃得銓授于之淹滿不收者皆使之及光庭卒中書令蕭
嵩以爲非求才之方奏罷之又銓選故事必三銓三在三唱而後擬官季春始

畢乃過門下省楊國忠建議選人視官資書判狀迹功優宜對眾定留放乃先
 遣吏密定員闕一日會左相及諸司長官于都堂注唱以諤神速由是門下過
 官三銓注官之制皆廢肅代以後兵興天下多故銓法益濫德宗時試太常寺
 沈既濟極言其弊曰近世爵祿其失之者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
 大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請令五品
 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敕吏兵二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
 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于四方結奏之成歸于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兵權
 高者先署而後闡舉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曰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
 察而舉之聖主明自遠聽悉聽選視罪其私昌不任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
 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矣天子
 雖嘉其言然重于改作不能用初吏部歲常集人其後乃數歲一集選人狃至
 文簡糾集因得以為奸利上或十年不得官而闕員亦累歲不補陸贄為相乃
 徵其弊命吏部據內外員三分之計闕集人歲以為常是時士人大率一有

官十年待選而考限遷除之法浸壞憲宗時宰相李吉甫復定考選之格著為
 令甲焉按唐之銓選其制不一凡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得自主之謂之小
 選太宗時以歲旱穀貴東人選者集于洛州謂之東選高宗上元二年以嶺南
 五管熟中都督府得即任士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為選補謂之南
 選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歲水旱皆遣選補使即選其人而廢置不常選
 法又不著故不復詳焉

宋代銓選

宋設官分職其人土有貢舉奏廢攝署流外從軍凡五等而其選人自京府留
 亦諸處觀察判官下至令錄簿尉凡七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兩京諸
 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至之京朝官則宰官院至之武
 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至之使臣則三班院至之其後分典選之職為

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元曲是定制而後銓
 注之法悉歸吏部于是吏部有四選之法以審官東院為尙書左選文臣之升
 朝者歸焉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初仕幕職州縣官歸焉以審官西院為尙書右
 選武官之升朝者歸焉三班院為侍郎右選自副尉至從事歸焉初太祖始創
 外權命文臣往蒞蒞郡然內外所授官多非本職唯以差遣為資歷建隆四年
 詔選朝士分治劇邑以重其事常丞官宰縣自此始先是選格未備乾德二年
 命陶穀者正選法之違復者而補其缺漏定其經式自是銓法漸有倫矣稍又
 慮銓曹惟用資歷而才傑或沉滯詔吏部取赴選人歷任課績多而無缺失者
 進申書引驗拔擢之命選人應格者到即赴集不必限四時又令諸道節度觀察
 使使于部內官選才識優茂德行敦篤者各二人防禦團練使各舉一人遣詣
 闕庭隨其器業而進用焉凡被與昭官于詔命署舉于姓名他日不知與狀則
 車空之太宗時選在者往往引對親擢又時或臨軒注選謂宰相曰朕欲擇
 一河內轉運使日閱班部多不詳採履朕何自悉知今後臣僚授任並詳具履
 歷狀乃引對庶得考觀其行能時帝尤嚴牧守之任詔諸道使者察部內履行
 著聞政術尤異文學茂異者州長史擇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名以聞
 引對授之知縣聽政之暇每取兩省兩制清望官名籍擇其有德譽者悉令
 舉官所舉之人須析其爵里及歷任殿最以聞不得有隱咸平間秘司丞陳彭
 年請用唐故事舉官自代馮拯等請合臺省六品以上諸司上表讓一人以自
 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缺以見舉多者量授之遂者為令至真宗時選人須
 三任六考有奏薦功賞乃得遷無功薦有至四十年不遷者仁宗即位日此豈
 人情之所樂耶其亟代之于是銓注引見遂常至盱食時中書可否多用例人
 學士劉沆進言曰近臣保薦得與勳踰數十皆浮薄權豪之流交相薦舉有司
 以之貿易遂使授非公選多出私門又職掌吏人遷補有常而或減選出官超
 資換職堂除便家先次差遣之類此地臣保薦之弊一也審官吏部鈐三班常

人用廣乃求近地當近地又求在京及堂除升陟省府能職檢討之類此近臣
 陳句親屬之弊二也其叙錢穀管庫之勞捕盜招安之官常格雖存僥倖猶具
 以法則軌以例則厚執政者不能持法多以例與之此叙勞于進之弊三也願
 詔三事毋用例事行眾頗不悅而諫官孫洙亦言資格之弊傷治為甚因是與
 官擇人悉詔近臣舉廉幹吏選任毋拘資格至文行之士錢穀之才刑名之學
 各因時所求而薦焉天聖後進者頗多物議始戒近臣非受詔毋輒舉官又卜
 詔風厲毋薦舉為阿私慶曆中宋興六十有餘年矣天下承平久磨勸法用而
 銓舉大臣任子恩彌濫天子優游寬容賢不肖並進范仲淹忝大政上言今者
 文資武職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輒磨勸序選雖甚猥鄙而卿監丞即固可坐而
 至也此豈黜幽陟明意哉而亦諸司因循不自奮之由也請自今二府臣僚有
 大功善加爵命為特恩自餘不許非時進秩其京朝官有高才異能奇略嘉謨
 為一者言及外任以善政聞者自以特恩改擢自餘須在職三年始與磨勸其

武臣磨勸年委樞密院比文資定奪以聞又曰古公卿以德任官士世祿不世
 官看秋議世卿重官材也祖宗朝任子法臺者六品諸司五品以上登朝歷兩
 任乃聽則猶有限度也自祥符中天子以世隆平嘉與臣下同其大慶許大臣
 任子歲一人遂沿不改經二十年則一家兄弟子孫京官多至二十人蓋濫極
 矣請自今兩府選國大慶許任一子餘不得陳乞又曰今刺史縣令古之諸侯
 百姓之舒慘休戚繫焉故歷代盛時靡不重之今獨恩者以授懦弱者多縱
 吏以蠹民強幹者每近名而獻物則國本殘矣時論是之莫當時御史中丞賈
 顯言皇祐中始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益密而磨勸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
 皇祐及今纔十年耳而猥多至于三倍向也法疎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
 增何故哉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郡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
 其數則人人以為遺已當舉者過訪畏譏欲止不敢此所以舉多而真才實廉
 未免混于無能也宜明詔天下使人則薦不必滿所限之數天子納其言下

詔舉京官者視原數率三分減一神宗即位欲更制度始刊創舊例務從簡便
 因廢南曹而歸併之銓悉罷內外長吏舉官法明年令吏部定選格其法各隨
 所任職事以人任功狀循格以俟擬注元祐初左司諫王巖叟言自罷辟舉而
 通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才中外病之于是遂復內外舉官法及司
 馬光為相奏設十科取上一日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二日節操方正可備獻
 納科三日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日經術精通
 可備講讀科六日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日善
 聽訟訟盡公得實科九日善治財賦公私俱便利科十日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
 每歲須于十科內舉三人仍具保狀任中書置簿記之異時有事須才郎執籍
 按利隨試官關則取常試有效者授職若在官無狀坐察舉者紹聖初改定銓
 試格崇寧以後又復元豐制迄重和之際賄賂公行隨其厚薄為注關之高下
 會已半年所矣是以缺多而不調者衆銓法大壞高宗紹興元年起居郎胡寅
 言今典章文物廢墜無幾百司庶官不可缺者莫如吏部姑置侍郎一員郎中
 二員胥吏二十人則所謂磨勘封殺奏薦常程之事可按而舉矣詔令三省議
 除其弊嚴立賞禁仍選能吏以至之御史加糾察焉于是三省定立八事曰注
 擬減闕申請激倖去失艱難剔闕滅裂開會淹延沓量疑似給付邀求保明退
 難合長貳棍棍之一遵故事分歸部銓又復文臣銓試以經義詩賦時務斷案
 律義為五場願試一場者聽自渡江後文籍散佚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元豐
 元祐更法求上乃詔僕射朱勝非詳加考定書成爲吏部司敕令格式焉然
 自建炎以來兵興多事須才日急特廣開薦舉名目不一而足或以朝班多闕
 召郎官以上薦士二人或以中原士夫流徙東南媒寡接疎多致沉滯令侍從
 搜訪以聞或以人才聚于兩浙屬吏薦員甚狹增部使者薦舉改官之額孝宗
 時命內外選在任閑居待次官舉可任監司郡守之人以資序分三等一見今

會已半年所矣是以缺多而不調者衆銓法大壞高宗紹興元年起居郎胡寅
 言今典章文物廢墜無幾百司庶官不可缺者莫如吏部姑置侍郎一員郎中
 二員胥吏二十人則所謂磨勘封殺奏薦常程之事可按而舉矣詔令三省議
 除其弊嚴立賞禁仍選能吏以至之御史加糾察焉于是三省定立八事曰注
 擬減闕申請激倖去失艱難剔闕滅裂開會淹延沓量疑似給付邀求保明退
 難合長貳棍棍之一遵故事分歸部銓又復文臣銓試以經義詩賦時務斷案
 律義為五場願試一場者聽自渡江後文籍散佚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元豐
 元祐更法求上乃詔僕射朱勝非詳加考定書成爲吏部司敕令格式焉然
 自建炎以來兵興多事須才日急特廣開薦舉名目不一而足或以朝班多闕
 召郎官以上薦士二人或以中原士夫流徙東南媒寡接疎多致沉滯令侍從
 搜訪以聞或以人才聚于兩浙屬吏薦員甚狹增部使者薦舉改官之額孝宗
 時命內外選在任閑居待次官舉可任監司郡守之人以資序分三等一見今

可任一將來。可任注籍于三省。以馮際擢。又令會歷軍功。觀察使以上。各舉人。其通習典章。可掌朝儀。練達民事。可任郡寄。暗曉財計。可裕民力。持身廉潔。可律貪鄙。詞辨不屈。可脩奉使。凡五等。隆興三年。禮部尚書趙雄。請令侍從臺諫。兩省。于知縣。次序以上。歲薦堪充郡守。通判。資序以上。歲薦監司。仍用漢朝雜舉之制。三省詳加考察。詔如所請。帝曰。薦舉本欲得人。又恐干請。反長奔競。冀茂良言。三代良法。亦不免于弊。今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舉何由知之。帝曰。若今祿舉。則雖眾論。愈允。又經中書考察。而後除授。亦博采遴選之道也。孝宗以歲舉京官。數濫。于是內外薦舉。改官俱減員數。通籍之數省矣。至寧宗時。詔毋得減年。去選著為令。又令內外薦舉。並其實迹。以聞。自是濫舉之弊稍革。理宗紹定元年。臣僚上言。銓曹之患。員多闕少。注擬甚難。自乾道嘉定以來。窮命選部。職官真缺。各于元出缺年限之上。與展半年。用缺。歷年寢久。入仕者多。即今吏系注之籍。文臣選人。不下萬七千餘員。大率三四人共注一缺。宜其膠滯。雍

補不可行。乞命吏部于元展限之上。更展半年。從之。總而論之。宋初官人之法。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太宗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神宗分樞密之權。而置審官西院。遂以文臣之審官為東。焉于後。合東西審官之權。而歸之左右尚書。文臣之差注。吏部皆得專其責。矣。然監司郡守及御史省郎以上。皆中書主之。正將副將。准備將以上。皆樞密主之。此皆除所以為重本也。祖宗以來。資格甚嚴。其用某人也。必曰當歷某資也。曰守而憲。由憲而漕。由漕而三路使。而三司副使。方除待制。白熙寧大臣。超用新進。有是宰資序。而為監司郡守者。有選人未改官。而亦預後拔者。官制既行。資序止。于吏部朝廷所除。出于臨時。而資格壞矣。夫待嘗才以資。待非常之才。以望如徒以資而已。則盛德善行。瑰奇偉雋之士。或拘格而遲回。然專捨資。用望。則狂謬之流。矯抗之士。或以虛名進矣。其用望之弊。當有甚于資也。然資格終不可廢也。昔范文正公為百官圖。以進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則為敘遷。如此則為不次。意必有范公而後可。

以用資。寇忠愍欲推指。使吏以例籍進。公曰。昔用例。一吏職耳。安用我輩。噫。必有寇公。而後可以用。望否則資望俱失矣。

明代銓選

明興立制。文武並用。文選主于吏部。武選主于兵部。文臣入仕之途。非一端。其大要有三。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吏員資格。止于七品。用之為佐貳幕職。監當管庫之職。非有保薦者。不得為州縣正員。監生則出自學校之員。選及舉人之肄業大學者。循次以出。先歷事于府部諸司。然後次其名于選曹。仍資考其高下。而授以職。進士初亦循其甲第。以為出身之差。及其功績顯著。則不資擢用。往往拓越常調。凡選歲引選六類。選亦如之。遠方選二。朝覲之歲。揀選一歲。選教職無常期。選庶吉士。會翰林院禮部試之。此其大概也。洪武初。凡孝廉人才及郡縣學所貢士。若富戶者。民皆得見。見稱旨。即擢不次。而國子生奉命巡列郡。兼官方吏治。問察民間疾苦。還稱旨。即擢用。為行省叅政。命申知府等官。至

有權。兪都御史者。已患襍流為民害也。命國子監擇監生。通經術者十八人。送銓部。選州縣官。時上欲破資格用人。謂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為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格。今後庶官有才能。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煥文。自西安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為戶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才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蓋一至于用人。諸所定。貢舉銓選考課法。雖泰前代之制。而詳擇之。然不專倚也。成祖即位。申救吏部。令內外諸司。于羣臣百姓中。堪重任。而沉滯下僚。堪劇煩。而優游散地。抱德懷才。而隱田野者。各以名聞。時塞義。上言在外官職。唯承流宣化。以撫字為職。必須得人。然得人之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近侍及外。在五品以上。至縣正官。各舉所知。吏部考驗。擢用其所稱非才。或授職之後。闕茸貪污。則連坐舉主。帝是其言。命所司施行焉。昭帝即位。首申重舉官之令。命吏兵二部。悉具各省司官姓名。履歷。揭西序得親品。隨之久。之以武臣。疎于事理。而專軍法。命選任

方面叅政副使等官于各邊叅贊軍務治章奏督糧備文臣協提督自此始也
已命擇國子監生有學行者十六人俾翰林嚴試拔其尤授六科尋耀爲結事
中宣宗嗣位下求賢詔出御製猶蘭操招隱詩賜大臣敕朝臣三品以上各薦
所知已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劇繁難治擢郎中况鍾莫愚御史何文淵員
外陸本深等知蘇常溫吉安等府上特召見晏勞焉是時重舉官大臣奏舉賢
能官者上爲降辭色慰籍之而廷臣選慎無薦舉則降敕責焉至于各司府州
縣官亦得舉賢良方正一人已合臨御來三科進士親試文華殿拔其尤授修
撰編修評事等官進學文淵閣優待之命內閣考在外庶官之有文學者六十
人拔其良七人歷事六科而天下郡縣學生員年四十五上者考選送國子監
令及時適用其鼓舞人才之意益然俗矣正統初議者言府州縣正官身保舉
則恩出于下宜循洪武永樂初制歸吏部選除大學士楊士奇言徃藩憲二司
及府州縣官不得人爲百姓患皆蓋以吏部權衡獨擅間見不廣未盡得人故
也宣宗皇帝敕命大臣保舉比多得人凡所舉官皆吏部審擇且奏得命旨乃
授非士允不得授恩固土出也奈何輕聽人言而改易焉于是語保舉如故而
嚴舉官進坐之令已又敕曰牧民官縣令最親必得人而後民乃安自今進士
規取一年監生坐監三年以上有學識者由吏員入官歷兩考廉慎愛民者科
道官各保舉以聞送吏部銓用又命在京四品及國子監翰林院並得舉其慎
重守令如此後至振用事雖名保舉而進退人才之權遂內移于中官自是邪
正倒置賄賂公行景泰初大臣保舉者多私所親故爲養交甚且有受賄囑而
不得薦者因歛望爲流言銓部大臣亦以銓選之權不盡由已也籍籍非保舉
于是御史張子初練綱等言御史從大臣保舉而任則大臣有過必銷口卷舌
而不敢言其有請囑必俯首帖耳而不敢異願停之以清弊源下部議部是御
史言已而綱復言吏部選受私姓請復保舉而大臣以其議偏反無足錄也
上下制曰朕期方面郡守得人令大臣保舉吏部推選乃彼此相蒙官不得人

今惟布政按察使缺令三品以上會舉餘吏部訪求著為令時長銓衡者王文端直留意人才委任僚屬凡御史出巡歸者令報其優劣以備簡用繼之者為王忠肅躬亦嚴加考察公銓注杜請託自是奔競之風為之一息英皇復辟曹石怙奪門功權威熾矣一時冒勳陞秩者四十餘人則名器之濫不問可知自乾綱獨奮而其時內閣李賢亦盡忠匡翼朝政夕沃于是令官職者自首免愆不數日間盡歸釐正臺閣為之一清會重修通志簡擇儒臣而禁苑襍流擢頗外補至是舉數年闕茸之風掃飭殆盡然僅罷郡守以下會舉例而兩司方面猶行保舉至是賢始奏令方面官缺吏部務推舉二人請旨簡用永遵為例由是銓部得舉其職成化中選授私舛頗請復保舉于是命京堂四品以上官具劄上而親簡除之已而權密下移而傳奉出于中官宦官任直梁芳等相繼用事引用方術一時朝列無有匡救之者故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譏孝宗改元舉傳奉官悉革而首擢王恕掌銓衡恕裁抑僥倖褒獎名節甄拔淹滯

詩書而魁素贖禿銛鋒而竭筋力積數十年不可得官而白身之人乃或奔競僥倖如拾芥非振節官方之軌也且今之傳奉郎漢西園之儔唐斜封之官宋內降之批也其為政體累不淺矣時孝宗御極已久益明習機務屬精治平每至進用大臣恒坐煖閣百家宰及學士等反覆密論求其尤當而馬文升以人才缺乏宜加培養議開行人博士兼除科道之例正德初許進掌銓政取人先行檢氣節而後才藝于抑奔競杜請託尤嚴論者謂選法之公自王端毅以來一人而已時逆瑾竊威福自宰輔以下多阿意承之進獨正色不倚一切請託泥不行而有賄瑾致囑者瑾亦往往難之以故在當時猶能自行其志使紀綱不至大壞已而張綏舉太宰依倚關黨賣官鬻爵名器侈濫至文事則委之劉宇武事則委之曹元紀法彙替不可勝言未幾世宗立凡正德間巧立名色陞授者二千一百九十九員盡行革罷七年給事中陸粲言選用行政及奏保

旌異尊重進士。若舉人監生有賢能者，宜取併用。教職之選，往時所重。北來甚
輕，有志者多不樂就。乞千教有成績者，陞擢其歲貢，仍復舊規。府學一年二人，
州二年三人，縣一年一人。通命坐監讀書，以中選取。教職王府官終身不遷，有
厭薄宗室之意。自今乞選有學者爲之，秩滿一體遷轉。邊方長吏視內外尤
重。今有願就遠方之例，實徇苟祿者之私。又考察不及者，類調省，是薄其民而
以不肖治之也。宜精擇良吏，優其遷擢。又陳四事曰：久任使領考察法，冗官復
制，利帝以其言有可采，下吏部施行。唯制科報罷九年，保定巡撫錢如京言京
畿地重，請銓進士爲守令，不宜濫授。歲貢上曰：前屢詔所司，隨材任用，不拘資
格。但有治行宜民者，一體擢用。茲所議似特重進士而視歲貢太輕，令人何以
自奮。宜申明前旨，行十年。吏部奏曰：祖宗求才圖治之法，不限一途。歲貢不足
則求之科目，科目不足則又求之薦舉。夫薦舉者，有人才則又取之，有孝廉則
舉之。有儒士有秀才，則舉之。有賢良方正，則取之。懷才抱德，經明術修，則取之。
故廣舉一途，北之科貢二途，得才最廣。二途並用，然後天下之人才得以乘時
並進而野無遺賢。詔從之。其後土木禮祠之事，作國費不給，而度支將作二曹
至增納銀事例，鬻官賣爵，幾同賈術。加以大臣婪恣，美遷隆秩，往往以私喻得
通。則當日彌賢者不能辭其咎焉。隆慶時，大學士高拱兼理吏部，究心人才，培
破資格。時天下重制科，輕科貢。拱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
而棄其七也。乃疏請唯賢是視，不計科貢。又舊例除吏部其善地多留而不除，
名曰養劄。拱曰：民力無主，何以留爲。于是命選司凡有缺，卽揭請門外使悉共
見人服其無私焉。萬厯初制，朝覲考察法，弊者以其公議僉詳，故屏棄不齒。若
歲時因言官論糾，及言事被譴者，撫按官得保舉擢用。迨末年稍爲倦勤，章奏
皮閣選擢壅滯，考選之命致曠時不下。吏部內閣屢煩催請，以致九卿虛列州
縣官至有八九年不得轉，或幸得一轉，而又以原任掛議去者，在籍者不無稍
有約結之嘆。至啟禎之際，情而賄賂公行，銓選益不可問矣。大抵明世用人之

遂蓋三變云生在洪永間夫造草昧士各以所長自奮時蓋有其人而無其格
 宣正成宏文教大興士品乃定大僚鉅任多出制科之選而負奇韜珍者亦間
 緣他途以起時蓋有其格而未嘗定其人嘉隆以來制科益重縉紳大夫十九
 其人其以資利起者即有長才異能多束于資不得表見時蓋格愈嚴而人始
 病崇禎時雖極力挽之而鋼習已深牢不可破夫朝廷之意亦嘗欲破拘攣之
 見恢登進之途然竟未聞殊異之才足以越常調而稱意指者其故何也愚以
 爲上之所以求與下之所以應者兩任其過云

息闕蔡氏曰古者用人之權秉于天子而宰相之職則佐天子以進賢退不
 肖者也若尚書之有選部則始于漢以選部爲吏部則始于魏吏部之有尙
 書而復有侍郎則始于隋此設官之由也縣令以上調補于尙書則漢之制
 黃舉而下委選於吏部則南宋之制六品以下授職于吏部則唐之制此除
 吏之由也然銓選之法莫密于唐亦莫疎于唐蓋唐有試法既察其身言又

察其書判貴核實也然始則制度方新人情未變觀德憲行雖未見其生平
 而諮事政言猶可得其梗概迨任者既眾入流益蕃爲至符告以爲官承接
 他姓以應調雖開糾告之令增犯誼之科而弊端益滋試法盡壞矣有集法
 焉集之于十月選舉于三月有恆期也然始則留放以時任擬斯速故應選
 者無遐邇聚糧之費合選者無長安索米之勞迨集法不常或四時注擬或
 三年一集于是真爲易混文牘難稽十年不人官累歲不獲補而集法亦壞
 矣裴光庭作循資格以爲試法之弊陸宣公立計關例以救集法之偏而躡
 級限年賢愚一概有四十而從仕六十而未離一尉者也則資格豈求才之
 道乎雖選補不實則除名銓除弗當則奪俸典選納賂則罷斥上惟以法而
 責人下亦以人而任法不知升黜進退尙有出于微文之外者也是故有設
 榜引注悉有差次者有裁抑僥倖奏停糾封者有姓麻銓麻摘檢無遺者况
 又有削李下之蹤賜金背之鏡而請批不行者若此者非所以救法之不善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選舉 考 八

而○濟○之○以○人○者○乎○疎○客○之○故○人○歟○法○歟○若○宋○代○銓○選○之○法○其○始○也○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三○班○屬○宣○徽○院○當○是○時○大○臣○之○權○重○而○吏○部○無○與○矣○其○後○也○置○審○官○院○以○分○中○書○之○權○置○審○官○東○院○以○分○樞○密○之○權○以○宣○徽○所○掌○而○歸○三○班○院○以○幕○職○州○縣○考○課○而○歸○流○內○銓○當○是○時○大○臣○之○權○分○而○參○舉○有○職○矣○又○其○後○也○合○東○西○審○官○之○事○而○歸○之○左○右○尚○書○合○流○內○三○班○之○事○而○歸○之○左○右○侍○郎○當○是○時○大○臣○之○任○輕○而○吏○部○得○專○職○矣○然○權○在○大○臣○之○時○磨○勘○未○立○敘○遷○不○行○而○百○官○遷○轉○惟○視○功○績○之○優○劣○權○在○有○司○之○後○磨○勘○既○立○敘○遷○既○舉○而○百○官○注○擬○唯○拘○拘○于○資○格○之○一○定○天○子○不○之○問○大○臣○不○之○與○以○歲○月○久○近○而○遷○轉○以○名○字○高○下○而○注○授○資○歷○高○深○雖○盜○竊○而○必○予○閱○問○未○應○雖○顏○闕○而○不○庸○科○目○既○升○而○任○子○亦○升○恩○免○者○獲○進○而○雜○流○者○亦○進○覃○恩○之○所○霑○者○既○予○而○僥○倖○之○所○及○者○亦○予○吏○胥○為○奸○或六銓選流弊于斯極矣彼選法不更輕重無欺如王質者科條易其人哉而以言乎選人之賢別為論奏捨法以進退如寇準者何可多得耶

明制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而官五品以上者皆具名以聞五品而下吏部始得銓授焉則用資格而有不用者存翰林國子監專用通經能文之士其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焉則分流品而有不分者存秩滿者敘遷之若廉能著績則有推舉之條卓異之敘不次之擢則按常調而有不按者存且國初用人之途如進士甲乙之第庶序之貢與夫經明行修賢良方正之科富戶老人之舉莫不方軌而進並轡而驅其以雜流登台鼎者徃往而是後則勢格而不行矣無論他途進者泥而不得升即進士舉貢皆文學之士也而鄉舉則倍蓰于進士歲貢又倍蓰于鄉舉而吏員一途更不得與儒並所以銓人之異進士也則以其鉅者繁者中士者卑舉貢也則以其小老簡者選陞者夫豈無進士而不宜于鉅繁科貢而立于繁且鉅者乎矧選陞之區多稱難治奈何其輕畀之也而馭進士稍能其官則優擢之即不能

廣治平畧卷八終
猶循遷之科貢一不當直下考矣。即能者亦擲而滯之。至吏員而為尙侍。為守令。尤一見不再見矣。何以使人心服而強為良吏也哉。則所為資格者。流品者。常調者。適以膠束英雄。而于鼓舞人材之道。詎有當乎。于是議者以為持此而用人。庸碌者便乎。歷級而升。挺特者不能脫穎而出。以是為銓選病。然羣才百人之才品。而決于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陞。何以杜偽妄。詳昌請托于求。那移蒙蔽之弊。則又以為銓選所當守。嗚呼。法區不可不守。人亦不可不任守。一定之法。任通變之人。則必有用資格而不純用資格者。分流品而有善分流品者。按常調而可超越常調者。斯器使中庸之士。曰就于法之中。而識拔奇俊之才。時取于法之外。有不理道乖張。而才能思在者乎。

廣治平畧卷八終

平江蔡方炳九霞元本

考課篇

三代考課

考課之法尚矣。自唐虞以來。未之或廢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因羣后來朝而考之也。又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此因黎獻時舉而考之也。既而立為三載考績。三者黜陟幽明之定法。其視敷言明試為加詳。三代以來。世守茲道。夏則道人狗以木鐸。其不其者。邦有常刑。商則三風十愆。制官刑以儆于有位。至周而法尤詳備。今考大宰之所掌。有八法。以治官府。一曰官屬。二曰官職。三曰官聯。四曰官常。五曰官成。六曰官法。七曰官刑。八曰官計。則官府無不恪之職矣。有六計。以弊羣吏。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則羣吏無不覈之功矣。于是日必有成。則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必有要。則月考之也。宰夫令之。而小宰受之。歲必有會。則歲考之也。

之也。小宰贊之而太宰受之。三歲必有計則通三歲考之也。冢宰贊之而王親受之。不特此爾。在酒正則日入其成。月入其要。歲終則會。是詳于會酒也。在司會則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是詳于會財也。此一歲而旬有考也。在宮正月終則會稍食。歲終則會行事。是詳于宮府之宿衛也。在宮伯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序。是詳于士庶子之宿衛也。此一歲而月有考也。有以歲終而考之者。大司徒則令教官正治致事。小司徒則令羣吏正會致事。考屬官之治成而誅賞。鄉師考鄉治。詔廢置。鄉大夫令鄉吏會政致事。州長會州政黨。正會黨。政旅師會政致事。遂大夫會政致事。此所以考其政事也。太府會貨賄出入。外府會小用。職幣會其出。司裘會皮事。掌支會財。齋泉府會出入。納其餘。此所以考其財用也。膳夫會膳。庖人會禽。醫師稽醫。制食。內宰會內人。稍食。典絲。典臬。會其物。此所以考其服食也。司寇令計獄弊訟。士師令正會要。方士省縣法而誅賞。此所以考其訟獄也。舍人之計其改。眠視之弊。其事古人之計其占。是無所不考也。蓋有官則必有事。有事則必有考。入與官不相違。功與法不相悖。則置之賞之。其官則然。其人則不然。其法則然。其功則不然。則廢之。誅之。故冢宰既總提其綱。而六官又自考其屬。百官又各考于一職之所統。而司會又從而逆之。以周知四國之治。凡夫蒞一職者。莫不考于一職之長。既考于一職之官。而後考于一官之長。既考于一官之長。始盡考于司會。而後達于冢宰。是以各考其屬于下。則寡而難欺。總提其綱于上。則簡而易見。而又合考于司會。則精詳而遍察。有以防其隱蔽。周人考課之嚴如此。然豈遽行其法。而逆責其效也哉。其本末源流。固自有次第。非汲汲焉于朝夕之頃者。蓋曰成日要。雖不廢于日月。而會計之大。則必遲遲于一歲。三歲之終。申明微戒之嚴。必勤勤于正月。正歲之始。先王于此。蓋謂人之情。常以久而懈怠。法之意。常以久而玩弛。是以每歲輒申明之。凡經國之大綱。為治之條目。蒸蒸然常有日新之意。奉行之吏。聯事合治之人。欣欣然常有日新之功。有奮發而無懈怠。有勅

正而無玩弛。能否畢見。賢不肖無所隱。至是而考績之法始可以行。小而予奪。大而生殺。始可以各當其情也。所以考績于三年。黜陟以三考。在唐虞之法。不妨寬而廢置。以歲終誅賞。以三歲在成周之法。不嫌密。密何哉。蓋唐虞官簡而事亦簡。則考之之法固宜寬。成周官繁而事亦繁。則考之之法固宜密。此其所以不同歟。雖然。成周所以考之之法。皆以廉為本。此吏治之本也。然則後世欲行成周考課之法。當以六計為首。

兩漢考課

漢法以大條察二千石。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不下。幽疑獄風厲殺人煩擾刻暴刺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四條選署不平苛迴所愛敬賢寵頌五條子弟情怙倚勢請託所監六條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歲終奏事舉殿最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書。天子則受丞相之要。以史考之。王尊為郡決曹太守察尊廉補鹽官長焦延壽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是令長之職。後郡守自辟置也。

令長于歲盡計戶口墾田錢穀盜賊之數。上計郡國課功效。是令長之職。守相得自課第也。刺史巡行所部郡國考殿最。歲詣京師奏事。是刺史得課守相也。谷永薦薛宣曰。左馮翊宣考課功績。簡在兩府。則御史得雜考郡國明矣。丙吉曰。殺傷橫道。京兆尹職當禁。止歲畢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觀其課殿最之言。則丞相雜考郡國之計書明矣。觀奏行賞罰之言。則天子受丞相之要。又明矣。又其課吏皆每事而考。韓延壽在東郡斷獄為天下要。此刑獄課也。尹翁歸守右扶風盜賊課常為三輔最。此盜賊課也。倪寬為內史租稅不入。當免後民爭輸租。而更以最。此租稅課也。卜式為成皋令。將漕最。此漕運課也。陳立為天水太守。勸農桑為天下最。此農桑課也。他如戶口墾田錢穀。莫不有課。可謂嚴密矣。及至宣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勵精為治。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無相亂。于是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成。功能。侍中尚書。

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賜賞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郡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是故漢世良吏于是為盛焉元帝時京房言古帝王以功課舉賢則萬化成未代以段與最士故功業廢宜令百官各試其功乃奏考功課吏法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令房以課事刺史咸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宏光祿大夫周堪善其言房欲以任良姚平為刺史試考功法而已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而石顯等建言宜即試房以部上乃以房為魏都太守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能部人曰第更千石已下歲竟得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去月餘為顯等所譖下獄坐死東漢之制司徒掌人民事功課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司空掌水土事功課歲盡則皆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建武十五年詔考實二千石阿枉不平者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在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掾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專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乎有所取與便與免覆按不問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謂尚書之平決于百石之吏故羣務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憎爰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非所以經盛衰貽後王也久之大司農汎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疏稱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韻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夙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順帝陽嘉六之七遣八使巡行風俗其刺史二千石有罪過顯明者驛馬上之墨投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皆以狀所遣周舉等分使按察多所劾奏其中並是臣者親屬輒為請乞遂令勿考又舊在三府選命史光祿試尚書即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大司農李同上疏以為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乃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焉大抵漢考

考課篇

兩漢考課

四

廣治平畧 卷九
課之法詳于外而不詳于內。行于小吏而不行于達官。郡國長史既有上計以較其殿最而部刺史又以六條督其治行。天子時遣使者乘傳行四方以察吏考俗而公府聽采長吏賦否以誦言舉按輒被黜免。大率于外為詳也。至于內則不過三府者。光祿勳歲考察行以進退之而已。然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二千石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進退之序亦未必一以考課為黜陟也。焦延壽為中黃令。舉最增秩。王溫舒試亭長。以事數廢。賞罰若甚公矣。然倪寬左內史。課最治平第一。而卒不聞其擢用。豈非皆行于小吏而不行于達官乎。故或受計于京師。或受計于甘泉。或受計于明堂。其所受之地不一也。或令以列侯居相府而領其事。或置計相而領郡國上計。或先上太史而後上丞相。或察之以御史其所掌之官不一也。然當時魏尚以差功六級廢。賞壽王三年不上計。至勤詔書督促膠東。偽增戶口。至以萬餘而守相重戾反蒙賞。臨淮郡悞城田四百頃。而康衡自領計簿不能正。他如倪寬。負租官免。民為輸償課。更以最右扶風會課。漆令鄧通。數請百放為之。請夫始。終最使人得以用情。而無一定之法。固可無議。乃會課既定。而人猶得為之請。囑則其法將安用哉。

六朝考課

晉武帝太始四年。頒五條詔書于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日去人事。五年杜預請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如此六載。至者總集探案。其六載處優舉者。超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于風聲。六年。頗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斷。未有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類亦無取于黜陟也。疏奏時不能行。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詔曰。三載考績。自

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餘綏。今三載一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効于賢者，才能不墜于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錫車馬器服以申獎勵。十九年詔諸州牧精品屬官考其得失，將親覽而升降焉。又常引見王公已下于皇信堂，論忠佞之真偽，以為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于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于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與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者哉。宣武時，蕭寶寅建議曰：方今守令厥任非輕，乃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遷，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轉一階于東西兩省，文武間職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內，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陞之方甚易。何由外

真傳相懸，昔是考武帝時，崔鴻又建議曰：景明以來三年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此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概，不會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自己行，猶宜消息，時不能從。

隋文帝開皇七年，漢射高頴定考課，房彥謙奏記曰：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况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第；卑密巧官，翻居上等。真偽混淆，是非替亂。宰貴既不斟酌，取舍曾經驅使，者多以家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為不知被選。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徒計官員之少，多其顧善惡之虛。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啓達幽微，平心述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唯願遠布耳目，精加采訪。復秋臺之善，取纖介之惡。非面有光，至道亦是標。獎賢能，類為之動容，深見嗟賞。

唐代考課

唐考功之法，掌于吏部。京官之考，則郎中主之；外官之考，則員外主之。而又有

監中外官考。便以蒞督其事。凡百官之長。歲較其屬之功過。州牧刺史縣令。每歲亦上其狀于考司。監領之官。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讀之。代流內之官。敘以四善焉。善狀之外。又有二十七最焉。夫所謂四善者。何也。德義有聞也。清謹明著也。公平可稱也。恪勤匪懈也。此之謂四善。夫所謂二十七最者。何也。獻可替否。拾遺補過。近待之最也。銓衡人物。擢盡才良。選司之最也。揚清激濁。褒貶必當。考校之最也。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禮官之最也。音律克諧。不失節奏。則爲樂官之最。決斷不滯。予奪合理。則爲判事之最。部統有方。警守無失。則爲宿衛之最。兵事調習。戎裝充備。則爲督領之最。若乃法官之最。則以推鞠得情。處斷平允者爲之。校正之最。則以讐校精密。明于判定者爲之。宣納之最。則以承旨敷奏。吐納開敏者爲之。學官之最。則以訓導有方。生徒充業者爲之。以至于賞罰嚴明。攻讞必勝。是之謂將軍之最。禮義興行。肅請所部。是之謂政教之最。詳錄典章。詳里軍民。是之謂文史之最。訪察精審。彈舉必當。是之謂糾正之最。曰勾稽。

則以明于勘覆稽夫無隱爲最焉。曰監掌則以職事修理。供奉疆幹爲最焉。曰役使則以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爲最焉。曰屯官則以耕耨及時。收穫成課爲最焉。曰倉庫則以謹于蓋藏。明于出納爲最焉。至于推步盈虛。究理精察。則察官有最。占候醫卜。效驗多著。則方術有最。檢察有方。行旅無壅。則關津有最。市廛弗擾。奸濫不行。則方司有最。牧養肥碩。蕃息滋少。則牧官有最。邊境清肅。城隍修理。鎮防有最。此之謂二十七最也。一最四善爲上。上一最三善爲上。中一最二善爲上。下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中善最不聞爲中。下甚而愛憎任情。處漸乖理爲下。上或肯公向私。職務廢闕爲下。中或居官誦詐。貪濁有狀爲下。下焉觀其九等之差。猶詳于其所謂善而略于其所謂最也。蓋善者德也。最者才也。唐之法爲可嘉焉。凡考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則有加祿之法。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則有奪祿之法。此又寓懲勸之微意也。初高祖武德二年。上親閱羣臣考績。乃以李綱孫伏伽爲上第。太宗貞觀時。帝以養民之職。

唯在都督刺史嘗疏其名于屏風令起居觀閱得其在官善惡之跡輒注于名下以備黜陟六年馬周上疏曰竊見流內九品以上令有等第而自比年入多者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下考者夫既法設九等自應比較其尤善者以為上第豈皇朝之士遂無堪上下之考者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不知褒一善大足以勸善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二人為上上其次為上中次為中上其次為上下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高宗時滕王元嬰為全州刺史頗驕縱動作無度帝曰朕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于理今書王下下考以媿王心司刑太伯盧承慶常考內外官有一人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其人既無喜色亦無愧公又改白寵辱不驚考上上斯可謂考課之至善矣武后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李嶠疏請大小相兼率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以入問里督察奸詐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

成功武后善之下制析天下為二十道擇堪使者為最議阻止玄宗開元三年勅內外官考未滿所司預補替人名為守闕特宜禁止二十五年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為常式自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悉考中上殿最混淆貞元間考功奏請覆其能否以定升降從之六年趙宗儒領考功事黜陟詳當無所回憚凡入中上者纔五十人帝問善之後趙憬為相常課殿最自言薦果州刺史章証以貪敗請降考而校考使劉滋謂憬知過更以考升云憲宗元和二年宰相李吉甫上言國家故事于中書置具員簿以序內外庶官近年因循遂廢今請三省官並三考餘官並四考文武官四品以下並五考三品已上品秩既崇不可限以此例並臨時奏聽進止其權知官須至兩考然後與正授未經正授不得用權知官資改轉其中緣官闕要人及緣事須有移者即不在常格敘遷之限穆宗立召李渤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渤白宰相而

下盡升黜之時穆質策曰吏道愈濬者吏不精也今吏部課最者遣其實以資

歷為優試才者失其本以書判為士加以檢驗滋彰簡牘繁擾賸貽淹滯吏緣為好事壅于上權移于下胥徒未品得擅官府以財賄公行不殊市道量職求直價若平準古則為官擇人今則為財擇官反古害今其弊如是故當其時如陽城刺史道州治民如治家民皆知化可謂刺史之最而反以催科政拙而下其考何易于不督賦役三年獄無冤囚可謂縣令之最而時反以在官無異稱而中上其考然則吏治固貴于考覈而考覈尤貴于得人哉

宋代考課

宋法以七事考監司以四善三最考守令凡周一歲為一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歲書為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乾德二年趙普疏曰治國莫如用賢用賢莫如歷試歷試莫如責功責功莫如較考伏請先自宰相次百執事至于賓客僚佐等皆請逐歲書考因下考功按合式詳定條奏由是考式漸加詳明太宗

政績尤異為上職務粗治為中臨事弛慢所蒞無狀者為下歲終以聞四年趙普復相畏嫌避事請置考課院以分中書之權于是以京朝官歸審官院以幕職州縣官歸流內銓以三銓使臣歸三班院舉大臣之道揆付之有司之法守雖有才品至庸下而資考既足莫不例遷論者以為非便明年帝親選京朝官三十餘人目書戒諭之言曰勤政愛民奉法除奸方可書為勞績且謂錢若水曰奉法除奸之言恐諸臣未論因而生事可語之曰除奸之要在乎奉法至道因罷考課院併流內銓真宗即位舊制如祀推恩臣僚多獲敘進至是諫官孫何等請罷之以塞僥倖上從其言如祀止加勳階爵邑遂定三年考課磨勘進秩之制命審官院考京朝官殿最引對遷秩京朝官引對磨勘自此始然議者謂先經磨勘以前雖有甚惡更不舉問磨勘後有賍私罪只增添年限苟應近格亦得改官事一出于有司殊無懸陟之實其非祖宗進賢退不肖之意至祥符六年大赦丙外文武官滿三年者有司即考課以聞則引對之法廢矣天禧

元年詔不限內外職守但及三歲非犯入已贓者皆磨勘遷秩而黜陟之法又廢矣雖景德初有辨察能否為三等之令亦奚益哉仁宗天聖六年詔命前一日具功過進內候引對則又非太宗臨軒顧問懲惡勸善之意至道間又減武臣二年遂定立三年磨勘之制則并昔時考課黜陟之意愈失慶歷二年從輔臣范仲淹等奏更定磨勘保任之法詔兩府臣素非有勳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其法始密于舊嗣後知諫院劉元瑜以為是長奔競非所以養廉耻乃罷之後承平日久多樂于因循而銓衡徒文書具而已司馬光上劄子曰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徒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投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

之賢愚而實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才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堯為其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馴樂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送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才固非八

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盡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眾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奸邪之臣術高以譁眾養交以布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眾言而賞之則姪刑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于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為善者未必賞為惡者未必誅此所以求治歷載而太平未效者也誠能博選在位之士度才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而加賞而勿徒其官無功見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未有不尊萬事未有不治者也

于是詔自今諸守令有清白不擾政迹尤異而實惠及民者各保舉政迹實狀以聞中書門下察訪得失許令再任英宗治平三年始展為四年磨勘及定少

卿監員額亦以救舊時之弊。已而人流至多。員額猥眾。既無引對之法。又有減年之令。雖任官祠。以至待次。無功可考。無聲可述。但計歲月。並與遷秩。與國初之意大戾矣。至神宗即位。循名責實。凡職皆有課。凡課皆責實。守臣課不及等者。展年降資。而治狀優異者。增秩賜金。以詔書獎勵之。監司以上。則命御史考之。又以縣最近民。未有勸沮約束。于是定以斷獄平允。賦入不擾。均役屏盜。勸課農桑。賑恤飢窮。導修水利。戶籍增衍。整治簿書。為最。而參用德義清謹公平。勤恪為善。以考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否。尤殊絕者。別立優劣二等。歲上其狀。以詔賞罰。其人優劣者。賞罰尤峻。是時內外官職。各從所隸。司以考覈。而中書皆置之籍。每歲竟。或有除授。則稽差殿最。取其尤甚者。而進退之。熙寧五年。遂罷考課院。遣使察訪。所至州縣。條其吏課。元祐初。御史中丞劉摯請申立監司考績之政。以常賦登耗。郡縣勤惰。刑獄當否。民俗休戚。為之殿最。歲終用此以殊賞之後。改立縣令課。有四善五最之日。及增損監司。轉運課格。守令

為五等。或磨期法。總而論之。南曹之歷。殿最必書。御前之紙。不及常事。考課之法。行之非一日矣。然其始也。其在大臣。其權在天子。其後也。其權在天子。其任在有司。又其後也。天子不之問。大臣不之與。而有司之所謂考課者。具文而已矣。宋初。文臣屬之中書。武臣屬之樞密。宣徽。天子親握其權。而進退焉。此考課之始也。淳化間。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院。流內分宣徽之權。而置三班。雖曰移大臣之職。而歸之有司。然天子臨軒顧問。猶有所謂黜陟者存焉。此考課之一變也。至其後也。非時之恩。滿一定之資。歷迭為遷轉。不復考校。然或以天子之悔悟。或以大臣之論薦。猶未至盡委其權焉。此考課之市變也。又其後也。既置審官四院。又以其權盡委之吏部。天子不加引對。大臣不與參稽。有遷進而無貶黜。事權軟靡。不可復收。此考課之三變也。噫。變而至此。極矣。高宗紹興二年初。詔監司守臣。舉行考課之法。時郡縣數罹兵燹。又命以戶口增否。別立守令。課分上中下三等。五年立縣令四課。曰糾正稅籍。團結民兵。勸課農桑。勸勉

考第。三歲就緒加勸賞。無善狀者汰之。臣僚主言守令之治。其畧有七。一曰。宜
詔令。二曰。厚風俗。三曰。勸農桑。四曰。平獄訟。五曰。理財賦。六曰。興學校。七曰。實
戶口。得人則七者皆舉。今之監司。實古刺史。比年守令好貪。監司未嘗按發。玩
弛之弊日甚。乃下詔戒飭監司考察守令。而舉按焉。頃之有請令江淮官久任
而課其功課者。帝曰。朕昔爲元帥時。見州縣官以三年爲任。猶且一年立成信。
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心。以爲去計。今止以二年爲任。雖有葺治之心。蓋
亦無暇矣。可如所奏。是時歲以十五事考校監司。取四善四最考校縣令。違限
不實者有罪。二十五年以州縣貪吏爲虛。監司郡守不詞察。遂命監司按郡守
之縱容。臺諫劾監司之失察。而每歲較其所按之多寡。以爲殿最之課。孝宗乾
道二年。廣西提刑張維考察本郡守令。以政平訟理爲臧。以政不平訟不理爲
否。而臧否之中。復有優劣。凡臧之品有三。否之品有二。天子嘉其法。頒之諸道。
視以爲式。其禮部郎官胡元質論其法。猶未盡。土問其故。元質曰。治效赫然。

職事廢弛。臧否定矣。其有治狀隱而未著。無功過可書。一切名之。以否則何。武
之平平。陽城之下下。在今日皆可否也。願令監司帥臣置之臧否之外。無強名
之上。曰善。八年詔臧否分爲三等。治效顯著爲臧。貪刻庸謬爲否。無功無過爲
平。一年視其規畫。三年視其成效。三年視其大成。于是得實者皆增秩升擢。而
監司牧伯舉案稽遲者。輒降黜行之。十餘年不免有弊。帝因論輔臣曰。臧否亦
有喜怒之私。如諸司以爲臧。一司以爲否。必從衆爲公。亦在精擇監司。而以臺
諫考察之。庶乎其可也。寧宗慶元三年。右正言應武言。祖宗以一郡之官。總之
太守。諸郡之官。總之監司。而又以諸道之監司。總之御史。朝廷以殿取三等察
監司。監司以三科考郡守。而下皆辨其識。而進退之。今郡國按刺之權。寢輕。多
徇私情。而廢公法。臣常考承平舊制。于御史臺別立考課職司。以刺舉多者爲
中。無所刺舉爲下。蓋監司受察。則郡守不得苟安。郡守振職。則僚屬莫敢自肆。
願陛下遵而行之。申嚴其令。歲終各以能否之實。聞于上。以詔陞黜。

明代考課

明代以百官考課之法。屬之吏部。內外官皆以三年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凡官滿者。則造為牌冊。備書其在任行事功績。屬官則先考于其長。書其最。送御史臺。御史考核。亦書其最。上計部。考功。因稽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稱職。二曰平常。三曰不稱。既書之。引奏。取旨。令復職。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乃通計。前二考之所書者。以定其黜陟。無過二等。大臣不註考。倉場庫官。一年考。巡檢二年考。教官及流外冗官。九年考。殿其功過。而黜陟之。陟無過一等。京官五品以下。已亥年考察。不職者。除名降調。致仕。有差四品上。自陳去。留聽上裁。外官辰戌丑未年考察。不職者。亦如之。下至典史承差。莫不有考。大略以開劇量殿最。以旌異廉政績。以訪舉搜遺逸。以保留達民情。以紀錄懲愆。過以謫戍。糾罷閑官吏立法。可謂簡而要。詳而盡矣。洪武五年。定六部職掌。歲終考績。以行黜陟。六年。令監察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舉天下官。有無過犯。奏

罷黜陟。八年。勅中書令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官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及師生惰于教育者。論如律。平遠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恢辦商稅。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額外剝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為能。州之考非是。吏部其移文。訊之。日照知縣馬亮考滿入朝。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長于督運。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皆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于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為能。非豈弟之政也。為令而無豈弟之心。民受其患多矣。宜降黜之。使有所懲。十一年。徵天下布政司及各府官。來朝。上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擴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廢官。曠職病吾民多矣。于是命課其殿最。第為三等。稱職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

所激勸十三年。頒臣戒錄。已作到任須知。首祀神。以時修餼。致其誠愷。次恤孤。親為存恤。無令失所。次獄囚。平允折衷。毋致冤抑。次田土。欸分開揚。上備國用。次制書。講讀通曉。一一施行。次吏典。時驗勤怠。以為勸懲。次倉庫。檢察支用。毋致乾沒。次會計。量入為出。毋使折闕。次公廨。補治修葺。毋重勞民。次學校。以時考試。勸勵成才。而重舉者。猪旌揚德。能除去奸慝。簡飭衙役。凡諸條目。俾除授者。既至官。畫一遵守。毋具文爰。頒責任條例。凡布政司。于所屬必歲。月以須知。內事。自稽其勤惰。有頑慢者。驗實奏聞。遣者。按察司。清之府。臨州。治如藩。課遺者。布政司。清之州。臨縣。治如府。課遺者。本府。清之縣。臨里。甲。加所課。遣者。本州。縣。清之。苟藩不能清。府不能清。州不能清。縣不能去。惡安善。遣者。按察司。清之。按察司。遣者。巡按御史。清之。諸司。置立文簿。書其所行事蹟。季上。所司。查考。司考。府考。州考。縣考。而布政司。歲同本司。事蹟。齊京。通考。焉。二十五年。頒醒食。節要錄。二十六年。又定學官考課法。當是時。馭下用重典。有贓罪。懷邱。

以稱寒。上意成。祖即位。命吏部選郡縣官。考滿。至京。識達治體者。于六科辦事。俾各陳所蒞郡縣治狀。其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精考郡縣。自。准。官。半。歲。以上。各。疏。貪。廉。能。否。之。實。以。聞。仁。宗。蒞。政。即。命。擇。御。史。巡。行。天。下。察。吏。治。明。年。語。曰。古。稱。官。不。必。備。唯。其。人。今。官。冗。矣。且。賢。否。廉。汙。混。淆。無。別。其。在。內。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御。史。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賢。才。者。留。否。者。罷。自。是。吏。道。一。清。多。所。稱。職。宣。德。三。年。上。問。朝。臣。中。可。使。掌。憲。者。士。奇。曰。顧。在。廉。公。有。威。乃。以。佐。為。都。御。史。與。璽。書。于。是。考。察。御。史。不。職。者。二。十。餘。人。憲。臺。肅。清。已。命。推。部。侍。郎。出。巡。四。方。廉。吏。治。而。于。謙。以。御。史。擢。巡。山。西。河。南。周。忱。以。長。史。擢。巡。南。直。隸。各。省。尊。設。巡。撫。自。此。始。天。順。二。十。三。年。吏。部。尚。書。李。裕。奏。朝。覲。考。察。舊。制。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謹。凡。四。而。已。然。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于。老。疾。不。謹。復。無。所。屬。宜。創。立。才。力。不。及。名。目。通。前。為。五。凡。考。居。才。力。不。及。者。俱。

嘉靖丙辰命輔臣李本掌部事悉取六部九卿自尚書而下至尚書丞及六科十三道分別而去留之蓋上以星變欲除舊布新而分宜緣此用俾其恩怨也其後大臣有起用而小九卿及庶僚則不振矣至萬曆中孫丕揚上疏曰國家之永命繫乎民生故周室廢讓田里先視于入疆漢代循良戶口首稽乎登耗今國家以民務責守令以吏治責撫按所以加意闡開者至矣然察吏問民天下稱交病焉則吏治民隱分而為二故也臣請以民隱責吏治一如周之巡方漢之計吏者治法而舉刺黜陟行焉一曰責守令以實兆民之戶口二曰責守令以實兆民之荒蕪三曰責守令以供兆民之額賦四曰責守令以興兆民之禮教五曰責守令以脩兆民之荒蕪大率以五事督修者為上等五事方修者次之五事舉半廢半者又次之五事盡廢者為下等如是則善政善教既可圓結乎人心循吏良吏自能挽回乎世道矣

皇朝蔡氏曰自虞廷始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典至周而以八法治官

府六計懲羣吏則考課之法由來尚矣然上古之課臣也以實後世之課臣也以名堯舜之時天下之患莫甚于民之事莫重于稷國家之政莫大於禮樂與刑而諸侯之治州各有牧焉既選天下之賢聖各以其所長專治一職而不制可否于其間然而必參之法曰三載其考爾之績三考而黜陟之以此課其官而官之長亦各自課于其屬法簡而令必行故其可見之功不惟施之一時而遺澤及于後世後世之治天下事無大小一聽于法雖保異之能不得自有所為而又忽養之儒館忽任之錢穀忽居之諫諍審調刑獄習知邊事一人之身內外之官無不遍歷較之以資取之以望然後其大者為政事之臣而小者亦為侍從之官其人既已周旋眾職詳練世事名為蘊藉溫雅沈厚老成以局度器識自許矣亦必上之人護養愛惜不使有以少損其名而後其所蒞之官亦不坐于廢曠是故可以歷官迥顯而無疑而天下之事亦因以治夫堯舜之實不求其名後世之名不責其實然而名

以致實實以致名二者不同而均足以治者何也三代以下唯恐士不好名以名勵天下而不廢吾法雖天下之中材亦得自附于善人君子之名此豈非其課名責實之本意歟往者惟漢宣帝爲能行責實之政然徒役役焉且父程其文書殿最之課耳高才賢士欲自有以建立終不可得至于法令細密器械精巧此特百工俗吏所能爲責羣臣以百工俗吏之所能而又親持權柄以行其雜伯之道臣主俱勞而善政浸衰烏鵲所謂實耶東漢之末名在下下以名高取必于上上不能堪因而害之兩晉之世名在上上取清談不事之名位爲三公而無職可舉江左相承專尚名品而天下皆有傲誕矜侈之意無益于治近世考課之法以爲課之以實則則天下之居職者未有長久任事有實效以利天下也而上輒以爲不稱職而罷去之矣以爲課之以名耶則天下之居職者大都具位以苟免誅罰未見有卓然名于其間曰某之所爲足以重其事也夫天下望治如醒者之願醒痛者之願痊而羣臣百官未知名實之所在涵若之何哉况世之所謂實者不過若漢宣帝耳夫擇天下之賢才與之共政而乃欲課之以百工俗吏之所能彼安肯僥然爲之耶僥然爲之者百工而已俗吏而已上之所拔用所貴幸所驟取而厚托豈有取千百工俗吏之所爲也况其有未及宣帝者乎彼其誠爲實者固且不出了世之所謂實也而上不察焉怒其不爲實而不喜其爲名又從而廢之是以廉退者不在焉骨鯁者不在焉及蘊藉溫雅沉厚老成以局度器識自許者舉不在焉故郡守縣令或無人焉諫官御史或無人焉翰墨制誥或無人焉大者至于丞相之位或無人焉于是曰羣臣百官之不足用也不足用則上不免于自用天下之大豈遂無人而賴上之自用也哉則論考課者亦詳審于名實之間而可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廣治平畧卷十

江蘇方炳九霞定本

國計篇

周代國計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生民之本。自神農之世。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化成天下矣。自黃帝堯舜以至夏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不言富國。而其制莫詳于周官。今觀其家宰所職。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修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其致詳于用如此。其制國用也必丁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與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飭喪用三年之。仍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其致豐。

子儲如此且其時升地之法寓重于農國中無養兵之費御遂之租止輸都邑
何內無迭漕之勞諸侯之國各守邊陲軍無成邊之役卿大夫祿取諸邑采
公朝無廩官之費而歲時經用獨祭祀兵客田役葺荒飲膳衣服與夫稍秣匪
頒賜予玩好數者而已乃若頒財則大府以式法授之而閔市之賦以待王之
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豈非以不常獲者所以薄于自奉而有常征者所以
厚于禮賓乎四鄰之賦以待稍秣邦甸之賦以待軍事豈非去王都近者使之
輸重而去王都稍遠者卽使之輸輕乎家餉之賦以待匪頒邦縣之賦以待幣
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豈非以卑者共其禮之常而以尊者共其禮之隆乎至
若喪紀非常有之事而山澤所出者至溥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賜予非常得
之因常備賦幣所餘者不多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故凡邦國之貢以待吊用凡
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百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
必取之民間唯太宰有式法以均節之而太府以式法頒之司會以式法逆計
之職歲又以式法而贊逆會賦幣又以式法而贊會事則人主不敢違式法而
過用有司不敢違式法而妄供豈非節用之道乃其所以爲理財之道與自其
掌財者言之則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式以受其貨賄之入王府掌王之金
玉玩好兵器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器以待邦之人用外府掌邦
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是掌財固非
一職而必散出入之權大府官室之則和權不分歟散得宜而出入得以通知
之矣向使分掌于諸府而不專總于一司則出財者惟以給辦爲能用財者惟
以濟事爲功而後之不繼弗恤也財如何而不虧故三府各有所掌而統之
以太府則三府不得以行其私太府雖總其財而制之以太宰則太府亦不得
以行其私是則成周掌財之官然也自其會財者言之則司會掌邦之六典八
法八則之式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參互效日成以月要效月成以歲會

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以周知人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大家六畜之數。以至山林川澤之數。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職。歲掌邦之賦出。以式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此則成周會財之官。然也大抵財之藏於上者。不可使其不足。而用於土者。不可使其有餘。藏而不足。則源少。易窮。經用將有不給之虞。用而有餘。則漏多。易竭。後日將有弗繼之患。故周官理財之道。不見于徵取之日。而見于出納之際。不見于頒財之合。而見于會計之私。內府若可以兼王府矣。而必分為二府者。切于一身之用。固不可混。夫一國之用也。司會若可以通司書矣。而必立為二司者。堂財用之會計。固不可復沮之。以書契版圖也。職內若可以攝職歲矣。而必分為二職者。出入之數。固不可專責之一人之手也。使其兼攝而通行之。則不惟不免于奸欺。而具

跡。流顧可既。我至于相參。而五考者。則內府在內。反以共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以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互相攸也。職內職入。反以每歲所入。而攸其出。職歲職出。反以每歲所出。而證其所入。出入互相攸也。不相參。則可以專其耳目。必相攸。則可以防其奸欺。惟其然也。故財用之出。上無所肆。其侈下無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財常足於用。征歛常不至于虐。而民無復有受甚病者矣。故司書所謂外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于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田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蓄產有蕃。而有耗。無不考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童。而有殖。川澤之蒲葦魚鱉。有盛。而有衰。無不考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為一體。非若後世之判。然不相閔也。然合掌財之官。與會財之官。考之太府。為財官之長。僅有下大夫二人。司會為會官之長。乃

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掌財何其卑且寡會財何其薄且多也蓋分職以受貨賂之出入者其事易持法以檢出入之虛實者其事難以會計之官勾考掌財用財之職苟其權不足以相制而為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將聽命之不暇及安敢被其是非今也以尊而臨卑以多而制寡則糾察勾考之勢得以行于諸府之中又况實總于天官而冢宰以九式節之以歲終制之則司會又不得以欺之也國計安得而不裕哉其後周官弗舉經用無藝至于齊桓公與任管仲圖霸業于是定戶民作內政操穀幣謹鹽筴乘其海土山高之資以行陰王素賞之計而內則籍于號令機祥以傾私家之困窮而制其盈虛外則走諸皮幣玩好以監四方之好惡而射其輕重當時惟能明于輕重之數故國以富強然極其術要不過剝民以奉君猶之割手足以飽心腹也商賈以自益猶之禦貨于市而稱富于室也夫王道大徑庭矣若越王勾踐之用計然魏文侯之用白圭是徒商賈廢著居積之術耳雖夷吾亦羞官之不又去霸術遠哉

兩漢國計

漢制司歛職輸納之職者則少府之所掌以供天子私奉養大司農之所掌以供軍國之用故田租領于司農矣而渠田入于少府陵田入于太常而假民之田則有租田使者掌焉池苑之所田者又有水衡掌焉其賦入之最多者曰鹽鐵則始至之于司農最後又分于水衡矣若其山海池澤之稅則主之少府以給供養故海租歸之海丞少府之屬也市肆之租本給供養不領經費則少府事也酌金所供宗廟常時之用而少府省之其他關租則掌之關都尉贖罪之錢則典之比軍尉而司農之職除用租鹽鐵之外則舟車繕錢酒權肉輸平準口賦算賦賣爵之類而已及其支用之目則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以為私奉養用租以給軍食算賦錢以治庫兵軍馬而又取口賦養天子之餘以補之過更錢以給更卒而酌金以供祭祀關稅以給關市罰錢以給比軍之用而鹽鐵舟車繕錢之利與夫郡國租入之類則供軍與至于軍市租則又或以給土

卒觀此則漢財賦之歛藏調用之目畧可觀矣初高祖置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后至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所便輒弛以利民于是民人樂業景帝後益造苑馬以廣厝而宮室列觀興馬始增修矣然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入給家足都鄙廩餘皆滿而府庫餘貨財武帝即位數載猶網罟而民富自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里餘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馬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熙熙之間靡然騷動及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于戈日滋行者齋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瞻典利之臣自此始也于是大農陳臧錢經耗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銅減罪又請罷官命曰武功爵爵得至樂卿以懸軍功先時徃十餘歲河決滙梁楚之地

緣河之郡隄堰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穿汾河渠鑿直渠自長安至淮陰而朔方亦穿漑渠歷二三井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于時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踴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居皆低首保給治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弊以贖用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承領鹽鐵事除故鹽鐵家富者為更吏道益穰而商賈以弊之變多積貨逐利于是算輜車賈人緡錢皆有差商賈大家皆破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亦饒益元封元年桑宏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宏羊請置平準于京師許之子是天子比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于是宏羊賜爵左庶長昭帝即位詔罷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對鹽鐵酒權均輸官均與天下爭利示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宏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乃僅罷酒酤而已後至元帝時乃從貢禹奏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

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罷上林宮錦
 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又減關中卒五百
 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為
 安樂百姓貴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則最盛矣蓋嘗論之治財有道唯寬
 而大者為能知之朝更夕變歲銀月煉用力于一時而計功于尺寸者適以敗
 天下之財而已矣漢武帝兩功計利不遺錙銖而大司農每告匱文帝躬行淵
 默無所規為而紅腐貫朽波及于後世夫何其工行反拙而無所事事者顧收
 其效耶蓋楚漢之際天下財力耗矣至于文帝加以以恭儉今讀其紀自耕籍
 勸農之外始無可書而治粟內史其姓字無聞焉彼其休養生息至于六七十
 載之間列侯有上公卿大夫有祿街巷有馬而閭閻有梁肉則夫太倉之粟都
 內之餼其所從來遠矣武帝之治財策非不至也也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
 幣將也商賈之重也而算內車告緡錢甚至責罰免罪矣郡國農官買矣均輸行
 矣監酒權矣其區處調度纖悉備具如此宜其財用之益滋也然自其兵役之
 與轉輸餽餉之煩也而農民困矣其輸鹽鐵置均輸算舟車告緡錢也而商人
 困矣其立轉選之法入財補即也而世家之子弟困矣其差出馬也而封君至
 吏三百后以上困矣其造皮幣省耐金也而列侯困矣上自列侯封君下至于
 庶人皆財之所自出也使皆知所以養之則戶日自息田野日闢蓄收益蓄而
 貨財流通租賦之入下可勝用矣何憂財之不足哉且其初時以蕭何為相
 國而以張敖為計相計相之權正刑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
 權為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鈎考為甚公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
 于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察計相也止于一月其更計相而為主計
 也又止于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察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
 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幣又自司農之財
 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觀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皆以為

不知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于是會計無法
 乾沒破匿不可勝詰如中尉脫卒動數萬人樂安隱田幾四百頃關東流民無
 名者四十萬少府破澤多為貴戚冒墾是版籍甚不明而口算田租所入甚無
 定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以給過使公車索米于長安掖庭出私
 錢以養宗室郎官出私錢以足財用是劑券甚不明而真祿所給甚無定所也
 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內史假貸租多不入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乘傳而行
 郡國矯賦至六百萬是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期也乘輿賜
 端取給大農大農錢盡續以少府平陵工作取諸水衡是私用經費甚不常而
 緩急所移用甚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集賦羨租之積尤為泛濫無統如
 贖罪之錢儲于此軍無名之錢儲于內郡卒吏之錢寄于州郡廩藏之錢寄于
 馮翊軍市之租委于邊吏則其滯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存
 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糴邊穀百萬而虛數至六十萬創儻民牛車而增價至三

十萬甚者或私儻官客而人多通負則其轉移侵籍尚有未易悉數者使其悉
 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口算田租何至于無定數有頒財受則如太府
 則刻券廩給何至于無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月成歲成之
 者出人則課最期會何至于無定期有王府外府則經費私用必不至于紊雜
 有職內職幣則羨租雜賦必不至于滙散會計之權重則凡百官吏將不敢以
 容其奸欺均節之式嚴則雖好功極欲之帝亦不得以盡肆其窮黷司會之職
 詎容已乎雖然民田什五稅一宜歸之大司農而諸省悉在郡國人司農者總
 六十三而在郡國者尚五十七而更卒庸錢悉在州郡又時以假貸貧民是其
 制猶視天下如一家財粟之積在在而有忽有水旱之變邊陲盜賊之虞則即
 用其民發其粟調其車馬器械是以雖為災患而不足為憂漢之所謂有瓦礫
 而無土崩或以此與東漢光武寬仁乃歸鹽鐵之利于郡國并水衡之利于少
 府出少府之陂澤于司農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具見錢穀

簿其通者各別其之凡。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又置部丞一人。主祭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漕。國馬及得隴平蜀黎民安堵。自此立尚書以兼五鈞考之。利源澄白。不相淆亂。防閑密矣。顯宗即位。天下又安。民無橫徭府廩。遠積送于示。與惠養相仍。壤土日闢。稱富庶之盛焉。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奏請令吏民人錢穀。得為關內侯。云。延光以後。朽蠹益。價而詔為阿母。起第為費巨億。江京樊豐之徒。賞賜不貲。又招神貨。賄賂溢。淪法。造作無已。永和建寧之初。西羌反畔。二十餘年。兵運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盜賊並起。天子至減百官俸。貧王侯半租。猶不足用。光和元年。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于萬。卿于五百萬。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比。關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欲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又茂才孝廉。遷除皆賣。助軍修宮。錢又造萬金。世宗西園引司農金錢。緡帛似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貧。負每嘆。桓帝不能作家。息故。聚為私藏。復寄小黃門。當侍錢各數千萬。至房。邵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為。募行費。及至董卓之亂。州郡各擁強兵。委輸不孝。漢祚遂傾。光武中興。處以節約之制。郡縣十并。其三四職官。上省其五六。文書十去其八九。乃能優游不迫。身享太平。第其并禁錢。掌之大農。使宮中私用一切。皆于司農取之。以絕一己之私制。非不善。而不知反。啓後世。開邸。為。以。為私藏之弊。蓋宮掖之內。在所不免。而顧使一切取辦于公庭。則固有其制。而不得為者。此後世之君。亦復能也。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為中。準。而列于內署。取少府之所掌。尚樂人。官御者。鈞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為監。用關人以領之。于是而唯無稽考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豈非措而弗審。激之使至此耶。

六朝國計

晉武受禪。罄三吳之資。總西蜀之富。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能至者。

人皆受焉。而世屬升平。物流倉府。承平之初。洛中尚有錦四百萬疋。寶珠金銀百餘斛。乃惠后北征。蕩陰反。鬻寒桃在御。斐雜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為車駕之資焉。降而懷愍。府帑既竭。胡可勝言。元帝渡江。車事草創。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自是兵難屢作。蘇峻既平。帑藏空匱。庫中惟有練數千端。繕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練帛中單。一時人士翕然競服。練遂踊貴。乃令王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窮乏若此。迄于孝武。大原之末。天下無事。時和歲豐。穀昂。殷阜稍為給足。宋初高祖崇節儉。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文帝繼以約。不好奢。後故有宋之治。號稱元嘉。明帝曠暴。令小黃門于殿內埋錢。為私藏。若費過度。宋氏之業自此衰矣。齊高帝即位。以儉率下。移易風俗。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武帝尤以富國為先。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赴送修城錢二千。即位之始。即詔免之。百姓悅焉。是時職貢有恒。內藏內充。鮮人勞役。宮室苑囿未足以傷財。亦稱有齊之良。至哉。乙林失

道。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乃至廢黜。府庫悉空。再傳至于東昏。尤為侈麗。主庫舊物不復用。重夜征取。命之人皆隨意取捨。不可殫述。梁初京都州郡各有儲備。自侯景之亂。國用遂竭。京官文武多遷。帝郡縣取其祿秩焉。陳高祖雅尚儉素。不為虛費。至于後主。驕荒日甚。稅江稅市。徵取百端。自取覆滅。北魏自道武定中原。大武不方。難收獲珍寶。貯藏盈積。至文帝始準古班百官之祿。以昂第為差。已又出御府珍寶服器。頒賜臣民。則太和之治。良有足紀。正光後四方多事。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孝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于鄴。乃于常調之外。遂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既乃津濟。皆置倉貯。自是之後。倉廩充實。文宣受禪。北興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重以修創臺殿。用館彌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並裁之。職以節國之費用焉。後主嗣位。更增益宮苑。造修文偃武之臺。嬪婦諸苑。起玳瑁樓。又于遊豫園穿池。周以列度。中起三山。構堂以象

滄海并大修佛寺勢役鉏萬計財用不給乃狄朝主之祿斷諸曹糧膳及九州
軍人常賜以供之又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顏之推奏立關
市邸店之稅以其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所在徵稅百端俱起未幾而國亡焉
周初倣依周制創置六官事務釐舉宣帝好白奢飾宮殿窮極奢麗又發山東
諸州增役以起洛陽宮隋文登庸始罷其役弛酒坊通鹽池井之利遠近大悅
時帝既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更不改
作非燕享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于是乃更闢
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宜積于人毋藏于府庫河
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已又均田土立義倉災傷有備
亦頻有年煬帝即位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建東都築長城關園闢渠河
造龍舟幸江都征吐谷渾置河源郡置西海郡善且未等郡大開屯田發四方
諸部軍糧以給之課天下富人量其貲金值錢市武馬哀刻徵歛取辦一時強
者聚而為盜弱者自賣為奴婢百姓廢業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於至
唐師入長安百姓方蘇息焉

唐代國計

唐之始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
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
代之盛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太宗尤銳意恤民事從節約號稱太平馴至開
元之際海內富實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
調絹七百四十萬疋綿百八十餘萬屯布一千三十五萬餘端其後天子反驕
于佚樂賞賜逾侈不欲類于左右藏取之玉銜為戶口色役使探知帝意歲進
額外錢百億萬緡積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楊國忠判度支請令糧變州
縣倉庫所積粟帛為輕貨輸之京師後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天寶八年帝
師羣臣往觀帝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時命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凡

一。殫。水。陸。珍。羞。畢。備。費。中。人。十。家。之。產。焉。及。潼。關。失。守。帝。出。次。咸。陽。日。中。猶。未。得。食。嗚。呼。以。天。子。而。自。致。困。乏。如。此。回。視。向。之。進。食。果。安。在。哉。肅。宗。卽。位。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于。江。淮。置。稅。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又。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請。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大。曆。元。年。征。及。青。隋。地。頭。等。錢。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三。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歲。酬。練。帛。百。餘。萬。疋。中。國。財。力。屈。竭。而。代。宗。與。宰。相。元。載。君。臣。猜。間。不。協。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雖。帝。以。儉。約。先。天。下。而。生。日。端。午。四。方。貢。獻。數。至。于。萬。者。卽。以。恩。畢。諸。道。多。侈。麗。以。自。媚。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

封。事。不。足。采。者。蕃。發。貢。獻。未。報。乃。夫。職。未。敘。者。食。支。數。千。百。人。德。宗。卽。位。罷。罷。四。方。貢。獻。用。宰。相。崔。祐。甫。計。命。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罷。減。常。貢。錦。千。疋。服。玩。數。十。事。又。罷。佳。酒。按。故。事。天。下。財。貨。皆。歸。左。藏。自。第。五。琦。以。左。藏。財。貨。貯。大。盈。內。庫。掌。以。宦。監。公。賦。悉。爲。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至。是。楊。炎。奏。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盡。不。集。今。獨。縮。于。中。人。出。入。盈。虛。之。數。大。臣。皆。不。預。知。政。之。蠹。弊。莫。甚。如。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帝。卽。日。下。詔。俾。財。賦。皆。歸。左。藏。炎。以。片。言。核。人。主。意。議。者。稱。之。尋。以。生。日。貢。獻。者。詔。悉。歸。之。慶。支。以。代。租。賦。帝。之。初。政。清。明。若。此。然。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取。辦。于。劉。晏。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違。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其。書。甚。賤。之。憂。晏。以。爲。辦。集。眾。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其。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更。惟。著。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

屬官惟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曼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歛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曼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故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一百萬其末年乃三百餘萬其初財賦歲人不過四百萬給季年乃千餘萬緡反涇原兵反出幸奉天帝于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上疏諫即去其榜然帝屬意聚斂當賦之外進奉不息韋皇有日進李兼有月進王緯李琦等皆微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貞元四年李泌爲相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勿受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則降敕折稅不使奸吏因緣肆爲誅剝則上供裕矣從之然帝猶數有直索敗諸道勿令宰相知裴延齡用事益爲天子積私財因建白左藏天下歲入不資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于是以天下宿負八萬緡計爲負庫抽買三百萬緡爲贖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司之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買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是時陸贄爲相上疏列其狀帝得奏不悅卒逐贄嗚呼德宗借軍興用度不足之名而行諸色無藝之征斂以致奉天之難委其厚藏以遺宋泚泚平而府庫尙盈人皆追怨橫斂而帝乃益務聚蓄不知所以致難之由非因乏財蓋和聚而不知散乃怨府也憲宗初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及劉闢李錡既平皆藏皆入內庫山南河東兩節度進獻甚厚李絳言其非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但時方事師不忍重斂于人也而不知道獻之取于人重矣嗣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幸甫縛王遂李脩程昇用事數貢羨財陰佐所欲是時募人人粟皆授以官諸道則有助軍錢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卽位一

切罷之。然以為戎臣武卒法當姑息。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置南比供軍院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乾符初中官田令孜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為梁兵所圍。六宮及宗室多饑死。其窮至於如此。國遂亡。此有唐一代財貨損益盈虛之數也。

宋代國計

宋初貨財之制多因於唐。天下財賦除其供饋送京師之外。餘者並留之州郡。至於坊場坑冶酒稅商稅則興廢靡損不常。未嘗立為定額。長吏得以擅支收之柄。乾德間始置三司。便以總國計。位亞執政。目為計相。因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粟帛錢幣悉送關下。毋或占留。時藩郡有關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置京師官延臣監臨。于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為精密。諸州通判官到任皆須躬閱帳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好。至庫吏三季一易。其此

地課鹽筴之類。道判官兵馬都監縣令等並親臨之。至于太宗國用殷實。淳化元年詔曰。周設司會之職。以一歲為准。漢制上計之法。以三年為期。所以詳知國用之盈虛。大行羣吏之殊賞。斯乃舊典。其可廢乎。三司自今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四年改三司為總計司。左右人計分掌十道所賦未幾復為三部。天下支用悉出焉。真宗嗣位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充歲用。勿增賦歛。以困黎元。是時條禁倉庫較課以相類。前界遞年相泰。丁謂為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以獻。林特領使亦繼為之。時內則戶中成告之事。舉外則和戎安邊之事。滋由是食。其議曰。甚一日而上下始困于財矣。仁宗承之。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兵兩蹙。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故取民之制不至撻。天聖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前此齋醮糜費甚眾。至是始大裁損。京師營造多內侍傳旨呼索。費無算。極詔自今營造所須先下三司

慶功費然後給。又城內外宮觀清衛卒及工匠分隸八作司。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費省矣。至寶元中。陝西用兵。經費益廣。議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予日費之數。裁為中制。無名者一切罷之。議者或欲損吏兵俸賜。帝謂祿廩舊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其後西兵久不解。用度不得不屈。諫官范鎮上疏曰。古者家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帑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異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然自天聖以來。帝以經費為慮。屢命官裁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無所建明。英宗以勤儉自飭。然享國日淺。於經紀法度所未暇焉。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光討。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夫奢貴。則不節。亦室儉。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深思救弊之術。譬以歲月庶幾有效。遂罷裁減局。但下三司共條析焉。曾有事於南郊。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貴近始可取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以爲衣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緣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規。昭者耳。夫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于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也。爭辨不已。安后因言。欲理財。則當修農府之法。以修利權。帝納其說。遂立制置三司條劄司。議行新法。自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賦歛愈重。天下騰然。矣。書咸平中。嘗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監藏使陳恕久不進。上命輔臣詰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見府庫充羨。恐生侈心。故不敢進也。上善之。而王安石援據周禮。以行新法。遂持家宰掌邦計之說。謂宰相當主財計。因與三司分權。而籍其數于御前。謂之旁通簿。凡稅賦

常貢在權之利方歸三司而摘山黃海坑治權貨戶絕沒納之財悉歸朝廷外則分建三司民間常賦及酒稅之課以歸轉運而免役坊場河渡禁軍缺額地利之資悉歸常平別號朝廷封樁為歲料上供之數運入京師更立庫以貯之而三司悉不得預焉于是天下之財分而為二始無專主而祖宗處國計之良法胥失之矣且元豐改定官制戶部廢支監鐵雖屬本曹而磨勘歸之比部衙司歸之都官胥案歸之庫部修造歸之將作河渠歸之都水出納貿易歸之太府宰相既與三司分權而三司所統又分裂于六部功監利權一分財用無藝于是他司以辦事為效而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而不問事之堂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戶部全無計相之權職在行朝廷之文移僅能經略在京官吏諸軍俸祿而已然三司之職不待改官制而奪其權自熙寧變法之時而已壞矣至哲宗時司馬光雖請收諸司利柄一歸戶部而三監之屬三司者猶故是以蘇轍為戶部尚書請以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

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工之良楛程其作之遲速則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謹而傷財害民戶部亦無所逃其責矣終卒莫能返其初也至紹聖元符務反元祐之政如元豐之制批政復作建中靖國開蔡京為相動以周官惟王不為功所人雖多國用日匱久之又詔蔡攸等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蓋自蔡京以制作自任奢費紛起紹增承受不復關曰所司而是時天下財用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指置衰歛索取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為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重困雖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可而已國勢莫支無可為矣按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餘萬太宗以為極盛兩倍于唐室矣其後日增歲廣至熙寧間合苗役市易等錢所入至五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滿千萬上供纔三百萬緡乃祖宗正賦也呂頤浩在戶部始創經制錢

孟廣為執政。及增總制錢。朱勝非當國。又增月椿錢。紹興末年。又有板帳錢。殆數倍于祖宗之舊矣。經制總制錢者。自宣和未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為名。建炎二年。高宗在維揚。四方貢賦。不以期至。于是呂頤浩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收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以憲臣領之。通判欽之。季終輸送。紹興五年。叅政孟廣提領措置財用。因經制之額。增折為總制錢。而總制錢自此始矣。月椿錢者。始于紹興之二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應辦當時漕臣不量州軍之力。一例拘拋。既有偏重之弊。又于本司移用錢。不肯取撥。止取于朝廷。莫名。曾不能給十之二三千。是州縣橫歛。殊積無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江東西之害。尤甚。板帳錢者。亦重興後所創也。如納斛斗。則增收耗利。交錢帛。則多取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盜胥吏之受賄。而課其入。索盜賊。則不遺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之僧。維戶不候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與銷豁。而抑納。遠原之難索者。民獻于官。則追催甚于正稅。私納之為罰者。仇家訟于縣。則監納過于賦錢。餘酒不至于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戶長檢稅。不止于商旅。而苛緡及于盤合。奩且今年之稅賦。已足。而預借于明年。田產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納。其他如罰酒。科醋。賣紙。稅醬。下卷錢之類。不可備舉。時葉適條奏曰。經制之患。蓋取辦目前。不暇及遠。然初亦止二三百萬而已。其後內則為戶部。外則為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窠名。色額。以數十計。胥吏疲于磨鍊。屬官倦于催發。凡今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于經總制。是在江湖。則苦于月椿。在兩浙。福建。則困于板帳。嗚呼。昔桑宏羊。劉晏之所謂理財。若鹽鐵。則取之山澤。若酒醋。均輸。舟車之算。則取之商賈。蓋山海天地之藏。而賈販坐籠。不貲之利。稍奪之。以助經費。而不致盡倚辦于農田之租賦。崇本抑末。亦理財之良法。未可深訾。至後世。則既各有名額。以取之。未嘗有遺利。在于民間。乃復別立窠名。以為取辦。是何其無耻一

國子監 卷十 論 宋 國子

至是也哉。且使酒價牙稅之利。可以增羨。當于坊場要關之地。人戶殷實之處。而明增之。不當例立此法。而使州縣之凋敝無措者。不免加賦于民。以取足也。官員請俸之給。可以剋除。則當視其員之太冗者。俸之太優者。而明減之。不當執留頭錢。而使士大夫之受俸于官者。有口惠而實不至之譏也。州郡椿留之財。賊可以收取。則當擇其郡計之優厚者。于留州錢內。明增上供。而凋敝之郡。則不伏責取。如此考覈。明白按期申解。而盡削經總制月精板帳之名。則是三者之名。已去。而三者之利。未盡捐也。其名既去。則州縣不得借取辦不敷之說。而違法取財。以困民。上下之間。豈不兩利。左司諫陳良祐亦奏言。舊來本無此等錢。皆是軍興時科取。乃講和之後。依舊不除。取于民者。已竭。宜節制國用。稍省儲蓄。帝納其言。欲更定經制。而未遑也。光宗紹興二年。秘書郎鄭湜上言。今黃老三宮衛卒。動以百數。外戚家廟防護之兵。多于太廟。額外將校之俸錢多。於上類。不庭百職之費。不足當閤門醫職近侍之半。請裁定經制。上自乘輿下。至庶府除奉宗廟事。兩宮給兵。費之外。一切量事裁酌。罷其不急。損其太過。因詔修紹興會計錄。然未聞有所指也。宣宗時。曹彥約奏。近者公私之計。窮陋萬狀。取常平義倉。以供糶。則救荒無備。撥宮告度。煤茶鹽引。為經本。則交易無見價。以至軍器之置造。已兵之調發。積積之有水脚。招軍之有賞犒。非時沒用。一切取辦。州郡支值。苦無遺蓄。吳調發有勞。券則月限。有倍費。功賞有轉資。則食錢有添請。折洗有往來之費。暴露有特賜之賞。便宜從事。一切取辦。則朝廷應副。雖恐後期。請立為定制。以官兵之常數。責州郡。而不責以非時之需。以歲時之常用。責諸司。而不責以不測之費。審緩急之宜。量出入之數。使為宜制。若得以專之。他司不得而撓。時不能行。理宗端平元年。編端平會計錄。彥約元年。置財用司。然彥約既狹強敵。臨邊兵費。百倍于昔。一旦財盡。其能國乎。

元代國計

元初取民。未有足制。及世祖立法。一本于寬。其用之也。于宗戚。則有歲賜。于凶

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為重而光懋懋于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世祖嘗語中書省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成宗二十一年中書盧世榮理鈔法之弊世榮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于右丞家則將取之民耶取于右丞則吾不知若取于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至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彥或亦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或吏久之世榮請立規措所規書錢穀肆無忌憚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于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錢今乃進脇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為動為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改正舊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總制院使桑哥好言財利帝遂有大用之意由是建置多所闕預桑哥擢委六部鈎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在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桑哥又言諸路錢穀欺盜者多請以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陝西六省耗失之數詔皆從之既而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今權好用事立尙書省鈎考錢穀以割剥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婪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尙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桑哥大怒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後廷臣言者益眾免桑哥官罷徵理司詔下之曰百姓相慶而各路鈎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鈎考錢穀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詔從之仍命取昔有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祖者罪成宗大德二年諭省臣會計天下財帛歲入及賜與營建歲費之數丞相完澤因以節用為請帝為罷中外土木之役仁宗即位諭太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自今雖一縷之微非朕命無輒與人冬十一月李

孟言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次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餘。安能肩給。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嘗曰。君依於國。國依于民。剝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國危。朕嘗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又嘗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禹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財用已具。朕素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開風俗樸素。公私富足。英宗至治二年。以國用匱竭。停諸王及皇后歲賜。省臣復奏。請節賞費。以紓民力。三年。帝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以縑素木棉為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厥後國。戶。數。蓋。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則。以。其。不。能。量。入。為。出。故。也。雖然。前代。告。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其。能。兼。有。四。海。傳。及。百。年。者。有。以。也。夫。

明代國計

明代國計。天。下。不。分。統。一。日。未。嘗。有。一。日。不。分。國。計。也。明。制。夏。秋。二。稅。共。米。麥。二。千。六。百。零。八。萬。五。千。九。百。一。十。六。石。京。通。二。倉。臨。德。淮。甯。四。倉。每。年。運。米。四。百。萬。石。太。倉。庫。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兩。夏。稅。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放。辦。鹽。價。并。引。價。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八。兩。馬。草。折。銀。二。十三。萬。七。千。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閩。辦。三。萬。餘。兩。外。絹。絲。綿。苧。多。種。是。此。其。大。略。也。邊。費。凡。二。一。民。糧。各。省。起。運。一。屯。糧。出自。衛。軍。明。初。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歲。入。之。後。利。尤。無。窮。其。外。募。兵。預。備。防。秋。年。例。賞。賜。名。目。需。用。不。一。然。自。開。種。轉。為。輸。納。迄。今。嗟。涸。澤。矣。若。夫。在。京。師。積。貯。曰。太。倉。漕。糧。曰。太。倉。銀。庫。錢。糧。歸。之。老。庫。大。司。徒。掌。其。出。入。而。馬。價。則。附。寺。

蓄也。內供則光祿職也。又皇城內設承運。收段足金銀供用。收白熟便。實積。收

絲綾羅疏。天。收錢鈔及各。及甲。收布疋并。收什襪袴鞋。丙。收綿花。收銅

黃。收銷等。天。收錢鈔及各。及甲。收布疋并。收什襪袴鞋。丙。收綿花。收銅

木等。收。胡。等。庫與夫。尚官監。以至寶鈔。惜薪諸司。皆屬人。至內府焉。初。洪

武時。近臣有言。當理財以紓國用者。帝言。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

之計。則積財于一家。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于天下。昔漢武帝用東郭或陽

孔。僅之徒。為聚歛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

天下。驟然。此可為戒也。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一日。闕內藏。慨然謂

侍臣曰。此皆民力所供。昔積為天下之用。吾何敢和苟奢侈。妄費快一已之娛

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為一已奉也。今天下已平。國家無事。封賞之外。宜

儉約。以省淨費。其慎德。公利類如此。國初會計之權。掌于戶部。每年分豁存留

起解。數自會其歲。用而徵收之。永樂定鼎北京。于是留京戶部。必咨度于北京

戶部。馬。時。此。伐者。再。費用。不。貴。帝。躬。行。儉。約。率。天下。先。故。國。用。不。匱。嗣。是。宣。德

洪熙以來。重熙累洽。宇內晏然。且于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法

網未密。財利無制。自正德初。以寇盜日熾。遣將出兵。府庫人虛。理財始益急矣。

景泰間。承平既久。公私恒患于不足。迨至軍興。尤為窮蹙。于是賣官鬻爵。凡衰

世苟且之法。一句舉而行之。科歛愈煩。國用愈匱。致內帑空虛。軍民疲困。初。國

家內帑積金。凡十萬。蓋累朝儲之以備。迷虞未嘗輕費。景泰之末。頗為浪費。英

宗居南內。聞之。輒嘆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亟往觀之。則金具在。止缺一

角。旋節他費。補之。及成化中。土木頗興。于都城內外。建造佛寺。數千百區。建設

齋醮。張玩烟火。動費千萬。且賞罰無期。傳奉除授。一聽之中。貴而莫能裁制。于

是十書俱罄。而况國初設官有限。今則內外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

近親疎。日益繁矣。國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實。貢。有。節。今。往。來。絡。繹。矣。

初。士。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樸。今。百。度。侈。麗。矣。初。書。籍。罕。刻。今。版。行。

輿。濫。矣。初。州。坊。少。墾。今。充。斥。街。衢。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而。又。常。人。之。賦。或。以

停減而不足于一歲所入不足供一歲所出孝宗即位念切國用舉成化弊
 政張刷一清會宣大烽火甚急需索無億復值大喪大婚相繼并內外及各王
 府諸邊賞賜無算戶部尚書韓文請追究羽流幻術凡戚畹中涓古專和買民
 田又舉正高占引鹽乙計織造等事自是積弊無遺公私告便是時天下十三
 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工戶口稅糧黃冊總計實徵夏稅秋糧二千六百
 六十九萬有奇蓋極盛矣正德改元逆瑾日造巧偽淫蕩至心國用日益不足
 正德三年逆瑾令天下朝覲官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各司貸于京師豪家回
 任括民財倍償之公流園課私責民償內外繹驟中原盜起而帝且巡幸無度
 旌旗遍于南北所至供需輒騷州府官日不暇給蓋耗盡至此極矣加靖初年
 凡所營造一切停廢加興維新其後國家經費百十倍于盛時而土木頻興齋
 醮繁建又大軍數起海內虛敝日甚穆宗即位加意節儉國用稍支萬厯初輔
 臣張居正等查戶部歷年歲入歲出之數人數遇少出數反多因言古者王制

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
 需今一歲所出反多于所入目前支持已覺費力既有四方水旱之火疆場意
 外之變何以給之思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
 其用自足伏望罷無益之費庶國用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耳此誠憂國奉公
 之言也按查漕糧銀庫出入之數與盈縮之故太倉漕糧者歲運東南米四百
 萬石以仰給京師者也凡百官員役七十八衛官校衛密昌平鎮兵皆倚此為
 命因多行改折或以河工截用或以災傷題留于是漕米漸耗大抵改折愈多
 則漕積愈耗惟改折漸少則漕積漸伏矣太倉銀庫者受天下麥米諸折色與
 鹽餉諸銀之所委輸以備內供以給官府以餽邊餉以充百用者也因中外多
 故災廢頻仍原額內有改本色備邊者有留充兵餉者有別項那用者且有濫
 年徵解弗完者大司徒極意搜求額外有開納事例有漕糧改折日稅契樽節
 日新墾屯地日節省功用日吏承納班日缺官柴馬日墮漕折席日抽扣工食

日新增鹽課日廣餉積徐日帶徵逋欠日扣除月糧其于搜括之路亦已竭盡無餘矣然而出浮于入類內外皆然而額外尤甚註額內之出也九邊年例歲費太倉銀約四百萬竭一歲之入已不能支而供用庫之香蠟草料借薪司之糯米京官員之俸折光祿太常之果品諸價修倉庫軍夫之米折昌平之協濟軍鈔司之稻草諸倉場之草料兵部之後天酒醋麪局之豆麥光祿寺之錢鈔厨役神樂觀之舞生禮部之賞幣折補工部器血廠之小麥丙字庫之召買絲綿司苑局之豆草京師所官之布絹軍伴營衛之草料三都司之行月糧諸額內之出約歲七十萬皆取辦于大倉若大軍需若珠寶市買之屬或百有餘萬或二百有餘萬則皆太倉額外出也始猶出浮于入今則出倍于入昔之逋欠者什之三今之逋欠者十之四五是何暇計及三十年之通乎夫民源也財流也源大則饒源鮮則竭今天下財源誠竭矣自田賦加派也而農民竭自歲督之末端自傳遞驛驛也而人與馬俱竭夫天下獨有此民民獨有此財剝蝕于彼安能伏權輸于此是以銀庫竭則搜括省直矣搜括盡則借改潛折矣潛折盡則開納事例矣事例盡則借京糧借老庫矣老庫盡則旁借罔寺矣老庫原積銀八百餘萬罔寺原積馬價九百餘萬乃祖宗遺蓄以戒不虞者今洗而空之大非慮患之初意矣嗟夫猶是有盡之財藪耳不理其出而理其入即盡搜括非不滿之倉也而况未易集取則不得不進而議生運海不如屯田鬻爵不加開鑄賦農不如廣儲粟通饒利乃言求必行行未必效則人也非法也昔者領屯田委務事以至鹽鐵租庸轉運等使皆慎簡盡當時之選今銅泊之使缺焉未備崇治粟者分確務者雖其官而所委任者何如也則人輕也邊日上首功而七事之法何有也吏日抱底績而考成之法何有也地日言無隱銷無隱養而功罪之贖亦何有也則人匿也虞藥成之難既欲獨狗其事懼慮始之難又欲塵土吾法而觸時事之難又併欲萃梗其官也則人倦也夫天地之利我

之末端自傳遞驛驛也而人與馬俱竭夫天下獨有此民民獨有此財剝蝕于彼安能伏權輸于此是以銀庫竭則搜括省直矣搜括盡則借改潛折矣潛折盡則開納事例矣事例盡則借京糧借老庫矣老庫盡則旁借罔寺矣老庫原積銀八百餘萬罔寺原積馬價九百餘萬乃祖宗遺蓄以戒不虞者今洗而空之大非慮患之初意矣嗟夫猶是有盡之財藪耳不理其出而理其入即盡搜括非不滿之倉也而况未易集取則不得不進而議生運海不如屯田鬻爵不加開鑄賦農不如廣儲粟通饒利乃言求必行行未必效則人也非法也昔者領屯田委務事以至鹽鐵租庸轉運等使皆慎簡盡當時之選今銅泊之使缺焉未備崇治粟者分確務者雖其官而所委任者何如也則人輕也邊日上首功而七事之法何有也吏日抱底績而考成之法何有也地日言無隱銷無隱養而功罪之贖亦何有也則人匿也虞藥成之難既欲獨狗其事懼慮始之難又欲塵土吾法而觸時事之難又併欲萃梗其官也則人倦也夫天地之利我

第○發○洩○融○液○以○達○之○未○用○者○畢○收○手○有○用○者○不○逸○于○旁○用○則○生○而○通○通○而
 節○也○人○實○為○之○也○乃○知○古○今○有○貧○國○無○貧○天○地○有○匱○民○無○匱○政○事○誠○反○其○弊○而
 實○究○之○何○難○轉○匱○成○豐○御○貧○得○富○哉○而○筦○利○柄○者○不○明○乎○此○惟○以○加○派○補○空○乏
 至○啟○顧○之○間○內○外○交○証○軍○興○日○繁○一○切○取○于○田○賦○小○民○賣○田○宅○鬻○子○孫○而○不○能
 應○公○家○之○急○則○徒○斃○榜○掠○與○轉○死○溝○壑○耳○點○驚○者○為○斬○木○揭○竿○之○舉○只○以○不○徵
 糧○三○字○搖○惑○人○心○而○國○田○以○亡○然○則○不○議○節○省○而○議○加○派○豈○國○計○之○善○策○哉
 息○閑○蔡○氏○曰○財○計○之○係○于○國○也○重○矣○但○利○權○宜○合○不○宜○分○利○源○宜○公○不○宜○私
 其○說○何○也○夫○欲○散○及○時○出○納○由○已○此○利○權○也○若○十○羊○九○牧○徒○費○事○功○則○彼○此
 不○通○矣○視○人○猶○已○損○上○益○下○此○利○源○也○若○丘○夷○淵○實○不○知○本○未○則○上○下○俱○困
 矣○周○禮○一○書○半○論○理○財○而○其○權○特○重○于○司○會○如○職○內○職○歲○職○幣○司○裘○掌○反○一
 惟○司○會○主○之○蓋○會○計○之○權○重○而○後○糾○察○稽○考○得○行○于○諸○府○斯○周○人○所○以○為○善
 理○財○也○漢○自○高○祖○立○法○財○賦○盡○入○于○治粟內史計相總之尚書會之計簿之
 職○何○其○嚴○也○自○計○相○不○再○除○尚○書○無○專○責○于○是○計○簿○祇○成○具○文○雖○督○責○三○公
 檢○其○欺○謾○而○莫○得○其○如○也○唐○自○太○宗○立○法○財○賦○盡○入○于○左○藏○太○府○有○比○部○以
 檢○覆○之○殿○院○以○臨○蒞○之○度○支○以○量○出○之○總○核○之○計○何○其○詳○也○自○假○取○憑○于○泉
 將○帑○藏○司○于○宦○官○而○征○歛○無○度○計○簿○徒○存○究○觀○黃○龍○之○詔○旨○反○覆○杜○牧○之○罪
 言○豈○非○痛○感○于○時○弊○乎○宋○以○四○方○貢○賦○歸○之○三○司○凡○計○司○衛○司○磨○勘○司○之○官
 皆○其○所○統○外○而○轉○運○內○而○帑○藏○皆○其○所○察○也○自○元○豐○改○其○官○制○若○簿○籍○若○積
 貯○咸○不○隸○于○三○司○矣○明○以○四○方○貢○賦○掌○之○戶○部○凡○諸○部○諸○寺○諸○監○皆○得○按○其
 盈○虛○以○至○有○留○起○解○撥○補○皆○得○操○其○贏○縮○自○軍○興○急○而○主○兵○者○動○以○悞○餉○責
 司○農○主○財○者○自○不○容○以○出○入○之○數○衡○民○力○矣○所○謂○利○權○宜○合○不○宜○分○者○此○也
 若○夫○周○禮○有○司○書○漢○代○有○主○計○唐○之○度○支○宋○之○會○計○明○之○黃○冊○其○生○齒○之○籍
 圖○地○之○宜○調○度○之○多○寡○賦○收○之○厚○薄○其○名○其○色○其○物○其○數○莫○不○備○具○非○好○為
 籌○畫○之○繁○而○區○區○于○銖○積○寸○量○之○利○也○蓋○欲○通○天○下○有○無○之○數○起○人○君○仁○儉

國計篇 總論

之思使入多于出則知其無妄用之失出多于入則知其有輕費之弊故不加賦而足國用漢之所以自傲也增羨財以避徵文唐之所以自敗也勿以先溢生侈心宋之所以盛也專以加派浚民命明之所以亡也所謂柳源宜公不宜私者此也第富國之說英主所樂聞謀利之臣貪主所樂用故有武帝而宏羊進有肅宗而第五琦見有德宗而延齡相有憲宗而鍾異龍有神宗而安石專是皆非大無道之君而侈心既生則好利好利既切則剝民及至海內凋耗國勢分裂身被其禍而不悟悲夫彼其一念之恭儉而福至不可勝盡一念之淫佚而禍至不可勝言殷鑒非遙奈何忘賤貨貴德之旨而使言利之士得起而中之乎苟能泯乎黷貨之念則常賦之外不必別立名色以征歛之上供之外不必布募進奉以宜索之筭計者亦得體軫恤之意布寬裕之政而重其賦久矣自木至以算算為迂圖而視財殺為緩務也

三代田賦

昔者堯遭洪水天下昏墊使禹平水土禹因任土作貢別九州之土以定田賦
冀州厥土白壤厥田惟中甲厥賦上上錯田第五等賦第一等也
墳厥田惟中下厥賦貞田第六等賦第九等也貞謂正賦以最薄者為正也
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
厥賦中上田第三等賦
徐州厥土赤墳墳田惟土中厥賦中中田第二等賦
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田第九等賦第七等
兗州厥土惟壤下中厥賦上下田第八等賦
豫州厥土惟壤下上墳墮厥田惟中
上厥賦錯上中田第四等賦第一等
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
雍州厥土黃壤厥田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等
雜出第七等九等也
雍州厥土黃壤厥田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等
制九服庶
士交底慎重財賦賦則三壤成賦中邦則貢賦之法貴助於此矣由今觀之其

賦也自莫及雍凡有九等焉而賦出於田取之無過什一不欲盡其所有也然
而惟充一州賦與田相當他如荆之賦高於田五等雍之田高于賦五等者何
所以地有廣狹民有多寡田下而賦上者人功修也田上而賦下者人力少也
所以釐為九等而使之各得其平也其貢也自莫及雍亦有九等焉而貢因乎
地貢之必待錫命不欲強其所無也所以入州各以其土之所產為貢而或包
或籩以為定法惟冀州以畿甸之內則百里總未本二百里鍾劉禾半三百里
結半釐去四百里粟穀五百里米者何則以地有遠近故納有精粗蓋近者力
易致其粗遠者力艱致其精所以為五等而使之各從其便也夫畿甸有近
王官以什一取之則為賦四服處遠諸侯各以什一取於國而時貢其所有則
為貢其實一也所謂貢后五十而貢者也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
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區入家各授其一但借其力以助
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所求寡而俱易足所謂殷人七十而助者也迨至周

官法九許備以欽財賄則有九賦以攸邦用則有九貢九職者任之九職者也
其立制也通天下之田皆以井授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自九夫為井廣之而
四井為邑廣之而四邑為丘廣之而四丘為甸廣之而四甸為縣廣之而四縣
為都經野不殊乎九夫度地不離乎三等受田不過乎百畝莫不中為公田外
為私田公田以為稅私田以出賦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
食庶事之費賦充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實府庫賜予之用此其畧也而至其鈔
之太宰者則又有輕重遠近之不同一曰邦中之賦則國中墾闢之所任也而
園廛則二十而一焉二曰甸郊之賦則王畿百里之內宅士賈及官牛賞牧之
所任也而近者什一遠者二十而三焉三曰邦甸之賦畿二百里公邑之田任
焉天子使吏治之者也四曰家稍之賦畿三百里家邑之田任焉大夫之采地
也五曰邦縣之賦畿四百里小都之田任焉卿之采地也六曰邦都之賦畿五
百里大都之田任焉二公與王子弟之邑也而甸稍縣都則皆無過十二焉七

曰閉市之賦商賈阜通之所任也八曰山澤之賦虞衡敷牧之所在也所謂漆
 林之征二十而五焉九曰幣餘之賦官府出入經用之所餘也是故國中四郊
 之賦則閭師征之野之貢賦則縣師征之其始也以九穀為玉而其終則皆以
 九職之物充所以便民也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則皆以年之上下歛
 所以因時也至於凡宅不毛者出里布不樹桑麻者罰以二凡田不耕者出屋
 粟空田者罰以一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十五家之帛帛在也所以勸耕織而警
 游民出夫稅游民出夫稅所以勸耕織而警
 游民也而鄉遂追近王城豐凶易察則使之什一以自賦而用貢法都鄙僻在
 遐方情偽難知則使之九一以中公外私而用助法所以相地宜而悉人情也
 總而名之曰徹所謂周人百畝而徹者也九貢者致之邦國者也畿內固有賦
 稅矣達之畿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稅於國則稅之名變而為祿轉
 而納其所賦若其平若三之一若四之一於王則賦之名變而為貢然總之諸
 賦什一取於民天下又什一取於諸侯皆起賦於九功則一也至其掌之冢宰
 首則必有遠近輕重之不同一曰祀貢以牲豕二曰饋貢以絲枲三曰器貢以
 幣帛四曰幣貢以皮帛五曰材貢以木材六曰貨貢以金貨七曰服貢以元纁
 八曰旂貢以羽毛九曰物貢以土地之所有於是大行人掌以待之而侯服者
 祀而服者饋男服者器采服者服衛服者材要服者貨至諸服各以其貴實為
 制而幣帛旂物則各自其所產貢之所謂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
 所有不強貢也此成周以九州之民養于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
 頒錫年也與迨春秋之際魯宣公初稅畝宣公無信于民民不肯盡力于公
 是於公田之外復廢私田之畝行什一之稅雖然賦則猶無也至於成公作
 丘甲成公因齊難乃命一丘出昔者一甸之則每三甸而加一乘蓋羨亦盡用
 而兵車之賦非復可馬之舊矣公用田賦別其田及家財各自為賦也即漢家
 則又出百畝而出賦二十準其田以斂民錢之法按丘賦更甚矣是
 時季孫以田賦訪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及於禮施取

田賦篇 三代田賦

其厚事舉其中款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禮而貪冒無厭則難以
 田賦將酒不足乎孫不聽于是自虞夏來貢賦之法所相承無弊者至春秋而
 掃地盡矣。嗣至戰國暴君汗吏慢其經界盾取彌甚而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
 常或有貸者文侯曰全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治焉令人則
 猶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稅賦不受民人是虐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
 其毛不知皮盡而毛安所傳是兩置之勢也。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去謂疑曰
 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載之與在於上何擇對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
 知其不知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知在民也夫文侯嗣君聚斂計數
 之君也未及取民乎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修禮者
 上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凶故曰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
 亡國富篋篋實府庫僅既已盈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土溢下漏也覆
 可立而待也及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盡與井田開呼陌制貢賦之法至始皇

并天下提到萬里揚粟尺布一夫之役畢專以自予因舍地而稅人令黔首自
 實田秦廢井田墾民墾關乘地不計多少即為永業無所稽考乃令黔首自實田以定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
 古泉瘠放之耕其田者見稅十五言貧人無田而家主家富家之田十分之中以五輸田主也二世承之不變
 其失反更益之蜀為愁怨雖欲不亡豈可得哉

兩漢田賦

漢興高祖以天下新定百姓失業下無蓋載約法省費田租什伍而稅一量更
 後度官用以賦於民文帝即位躬行節儉開籍田而率耕之十二年賜天下民
 租之半明年詔除田之租稅不收者十餘年當是時國家豈一無用度哉亦可
 思其重農節用之明效矣。孝景二年令有司者半山田租蓋三十而稅一云雖
 武帝外事邊方內興功利費後頗多用度虛耗然蠲種免賦元封四年祀后土
 三年封泰山出穀詔所幸縣無出今年租賦未嘗不行焉昭帝始元中詔民得以律占租時賦歛煩多
 至是始元鳳中令三輔得以救粟富賦宣帝勵精圖治加意撫循富錢物也

其於田租也或以風厲所集而免本始元年或以地震災旱而免本始三年四

初元元年二年建始元年鴻或以行幸所過而免神爵元年幸甘泉元成以

嘉四年建平元年元始二年永光元年幸甘泉元成以

近哀平代有宥赦其於薄歛之道則得矣然制因秦舊無復古法建都之初召

天下名族與之關中田宅蕭何為相至蔣上林空地為民田文景因之未立等

制時董仲舒言古升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墾不足察兼井之

路而令墾歛皆歸於民武帝不能用後師丹建議亦如之而哀帝寢不行故官

惠優上三代景帝臨十秦如張京占鄭白之田四百餘頃他人兼井者類此

而民墾田至王莽時更百天下田曰王田反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

滿六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然制度不定吏緣為姦

天下墾畝未幾而直後漢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

之稅今糧儲盈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十五年帝以天下墾

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下詔州郡檢覈時刺史太守多為詐巧

可復備家右復劫竊弱如陳留史贖所云穎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之

類則田宅踰制不可為准者豈獨河南南陽已哉章帝建初三年山陽太守奏

彭蠡起稻田數千頃毋於農月親度頃畝先別肥瘠左為三品各立丈薄蕪之

鄉縣於是文致踰踏無所容詐詔書其式班行三府並下郡縣咸度用為三品

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田錢賤也可盡取布帛為租

以通天下之用因詔以布帛為稅嗣是錢虛蓋嘗通用矣至桓帝延熹時乃詔

稅歛此出當時之外今靈帝九好蓄私藏由平時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

詔調民田畝歛十錢名修宮錢又令郡國貢獻先輸錢內府名舉行錢民獻少

費多姦吏浸為殘剥人受其害而漢遂以亡

魏晉六朝田賦

魏初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籍二疋而綿二斤晉既平吳制戶調之式男子一

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

黃帝平畧 卷十一 田賦篇 魏晉六朝田賦

友則不課遠方不課田者輸義戶米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錢二十八文
按漢制三十稅一者田賦也二十始傳人出一算者戶口之賦也今合田賦口
算而一之時天下無事人咸安之及晉東渡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
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
三升當口稅二斛一斗也哀帝時減田租畝稅二升當口稅一斛四斗也而太
元二年罷其制王公以下率口稅三斛惟蠲在身之役八年又增稅米以五石
則賦頗重矣宋立悉仍晉課元嘉之政民頗殷富無何孝武急於徵歛患郡縣
遲緩如遣臺使督之自此操切苛迫民力殫瘁齊興沿而未革竟陵王子良陳
曰此輩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及至所督之處則絳標寸紙
一日數至或尺布之通曲以當足百錢餘稅且增爲子酒諸肉飲即許附申放
格禮賄貸薄便復不入恩利不務富人漫言益國豈有人貧於下而國富於上
者所當悉爲停遣以杜擾害北魏顯祖皇興間皇盜相繼轉運頗勤乃因民貧

宣 租輸三等九品之制 千里內納賦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 於是賦

受 露田 不成事者謂之露田男大十五 以上受四十畝婦人受二十畝 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蓋桑田係人

戶 業是以栽植桑榆其土而露田不栽樹則皆荒閑無主之田又諸遠流配

適 子孫及戶絕者故盡爲公田以供授受又合其得從便賣買以合均給之

數 四非強奪富者之以授無田之人如王莽所行者也所以稍久而無敵與

北 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錢貧者輸力至成帝河清中合墾租二石義租五

斗 租送嘉義租送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爲三泉上泉輸遠處中泉輸

次遠下泉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焉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人

州鈔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載師掌在地之

法司均掌田里之政司賦堂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皆賦之

隋興田制仍齊賦法仍周先時蘇威相周傷時稅重嘆曰今所爲制正如張弓

五風篇 卷之六 賦

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而弛之。其子威感父志。至是相階。疏請減賦。稅其力。高祖方躬節儉。勤于政治。悉從之。後以江表初平。益徵租。寬徭而戶口益增。煬帝即位之初。猶以天下戶口。終唐府課充溢。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嗣以征伐。巡幸無時。休息天下。然然以至於此。

唐代田賦

唐制賦稅之目有三。曰租。曰庸。曰調。凡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絕二文。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間加二日。不役者則自為納。三凡謂之庸。凡男有于實歲終。具民之年。與地之潤。狹為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國有所須。兵奏而歛。配租以歛。獲早晚險。易遠近為去。凡稅歛之數。書於縣門。村坊與眾知之。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柘。漆。楮。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租。役皆免。其

授田之制。丁男凡十八以上者。受田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田十畝。寡妻妾三十畝。官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凡收授皆以歲十月。里正預造簿籍。將令總集。應退應授之人。對共給受。脫戶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浪者有禁。古田。遠限者有禁。官司應授田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入約里正管百丁田。萬畝欲使百家仰事俯育。不致匱乏耳。使謹守高祖太宗之法。其為治豈易量哉。而州縣不舉行法。度天下戶口。未嘗升降。元宗開元八年。天下有戶八百萬。而浮客乃至八十萬。于是監察御史宇文融請檢括逃戶及籍外羨田。以授客戶。責成守令。不收限外之賦。議非不善。而奏置勸農判官十八。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檢括田疇。州縣宿官皆虛張其數。有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者。雖以為擾。而審修舊法。所得多矣。天寶中。王珣為戶口使。專務聚歛。不問丁口轉死。田畝墾為貧富升降。凡籍存而丁不在者。指為隱。謀乃按舊籍。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皆無告。又代

宗寶應元年和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餘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夫數擇豪吏為縣令而徵督之于是問貧之有無貧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輒分籍其所有甚者十取八九謂之自著其不服者咸以嚴刑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待命或相聚山林為羣盜縣不能制至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誘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至德宗楊炎作相深疾其術乃請為兩稅法以一其制凡百稅之費一錢之歛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海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雙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僭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會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總焉帝善之使論中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

貨重錢輕故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雖賦不增而民愈困度文以稅物須謂可皆增木價為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制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官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平亂曰和市以巧造徵文比大曆之數而倍又厲沒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折戶張虛救以寬責巡死關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剔其甚害者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陸贄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口加稅關田為課績其四論稅期限迫促其五論兼井之家私欲重於公課贄言辭切以諫遂事無施行者憲宗初率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留州宰相裴瑒奏請天下留州送使一切令就者曰口合諸道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支郡而諸州送使額便為上洪故疲民稱得息肩穆宗立詔兩稅外加平一錢以枉法賦論然自建中定兩稅時為編二

正半者後為八正大率加舊三倍。宗開成收元用宰相李石言。詔賜京畿民一歲租。停方鎮四節進奉。以其直代百姓稅。緒嗣是會昌大中之間。屢有優恤之詔。然長吏遵守弗恪。不無以虛估冒加率科索。而豪富侵噬產業。既易稅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戶為奴。客役法峻於州縣。貧弱重困。即一二恤下之長。歲遺吏巡覆田稅。然無益於民。徒增其擾。至咸通初。湖南浙東江西所在盜起。左拾遺薛平言。兵興以來。賦歛無度。民窮為盜。半歸。逃戶。因須剪滅。亦可矜憫。於是敕州縣稅外。無得利率。然以其觀之前此。優漁之害。出於常賦者。蓋不貴矣。國息得而不亂乎。

五代田賦

後梁朱氏極為歐陽五代史所斥。而輕賦一事。實詭稱之後。唐莊宗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者著而租庸使孔謙違詔督理。吏制括田。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者著而租庸使孔謙違詔督理。吏制括田。

琪跡言。穀者人之司命。地者穀之所生。人者君之所理。有其業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為國之急務也。今六軍方闕。未可輕徭。而稅之餘。猶須重歛。則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人。不以細配為名。且以正稅加納。則天下幸甚。于是勅本朝徵科。准有兩稅。至於折納。比不越為明年以重食不足。効河南尹。借夏秋稅。民不聊生。明宗天成元年。赦應納夏秋稅。子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祇納正稅數。不量省耗。潞王清泰元年。以劉昭判三司。昭命判官高延賞。鉤者窮賤。積年逋欠之數。蓋姦吏利其徵貴。勾取把持州縣。故積存其目。昭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乃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二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晉天福四年。敕諸道節度使刺史。不得增加賦役。及縣邑別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戶自量。自概。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驟歛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人

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周世宗顯德三年謂侍臣曰近朝徵歛最夥多
不俟收獲紡績之畢乃詔三司立三稅起徵限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民間
便之時世宗留心農事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
士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六均天下之田
至五年詔散騎常侍支穎等二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蓋規為遠矣始有
平賦重農之意矣夫五季亂離之時世主所尚者用兵爭強而已唐明宗周世
宗粗為有志於愛民重農者如農務未開而受理訟徵科既足而追會科歛
皆官吏貪食之情為閭里隱微之害而天成顯德之詔丁寧及之斯亦可謂仁
矣又是時吳順義年中差官與販鴉定租稅厥田土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
百文中田一頃錢一貫八百下民一頃錢五百足陌如是錢不足許依市價折
以金鈔并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為員外郎上策曰江淮之地唐季以
來賦予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所樂可
得也必興賦以求之是為教民棄本逐末耳宜擅絹細之價蠲丁口之調以便
民朝議喧然為虧損官錢不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今者民見錢與金鈔而
亦固富庶所謂擁籌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豈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
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闕田桑無隙地自吳夷塘自塘漏決民
受其賜焉

宋代田賦

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官莊屯田營田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
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
之賦百姓每歲輸身丁錢之類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
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帛
帛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布六曰金鐵金鐵之品四一曰金
六曰銅七曰鉛八曰錫九曰鐵十曰布帛十一曰金鐵十二曰銀十三曰鐵十四
曰銅十五曰鉛十六曰錫十七曰鐵十八曰布帛十九曰金鐵二十曰銀二十一
曰鐵二十二曰銅二十三曰鉛二十四曰錫二十五曰鐵二十六曰布帛二十七
曰金鐵二十八曰銀二十九曰鐵三十曰銅三十一曰鉛三十二曰錫三十三
曰鐵三十四曰布帛三十五曰金鐵三十六曰銀三十七曰鐵三十八曰銅三十九
曰鉛四十曰錫四十一曰鐵四十二曰布帛四十三曰金鐵四十四曰銀四十五
曰鐵四十六曰銅四十七曰鉛四十八曰錫四十九曰鐵五十曰布帛五十一
曰金鐵五十二曰銀五十三曰鐵五十四曰銅五十五曰鉛五十六曰錫五十七
曰鐵五十八曰布帛五十九曰金鐵六十曰銀六十一曰鐵六十二曰銅六十三
曰鉛六十四曰錫六十五曰鐵六十六曰布帛六十七曰金鐵六十八曰銀六十九
曰鐵七十曰銅七十一曰鉛七十二曰錫七十三曰鐵七十四曰布帛七十五
曰金鐵七十六曰銀七十七曰鐵七十八曰銅七十九曰鉛八十曰錫八十一
曰鐵八十二曰布帛八十三曰金鐵八十四曰銀八十五曰鐵八十六曰銅八十七
曰鉛八十八曰錫八十九曰鐵九十曰布帛九十一曰金鐵九十二曰銀九十三
曰鐵九十四曰銅九十五曰鉛九十六曰錫九十七曰鐵九十八曰布帛九十九
曰金鐵一百曰銀一百一曰鐵一百二曰銅一百三曰鉛一百四曰錫一百五
曰鐵一百六曰布帛一百七曰金鐵一百八曰銀一百九曰鐵一百十曰銅一百
十一曰鉛一百十二曰錫一百十三曰鐵一百十四曰布帛一百十五曰金鐵一百
十六曰銀一百十七曰鐵一百十八曰銅一百十九曰鉛一百二十曰錫一百二十
一曰鐵一百二十二曰布帛一百二十三曰金鐵一百二十四曰銀一百二十五
曰鐵一百二十六曰銅一百二十七曰鉛一百二十八曰錫一百二十九曰鐵一百
三十曰布帛一百三十一曰金鐵一百三十二曰銀一百三十三曰鐵一百三十四
曰銅一百三十五曰鉛一百三十六曰錫一百三十七曰鐵一百三十八曰布帛
一百三十九曰金鐵一百四十曰銀一百四十一曰鐵一百四十二曰銅一百四十
三曰鉛一百四十四曰錫一百四十五曰鐵一百四十六曰布帛一百四十七曰
金鐵一百四十八曰銀一百四十九曰鐵一百五十曰銅一百五十一曰鉛一百五
十二曰錫一百五十三曰鐵一百五十四曰布帛一百五十五曰金鐵一百五十六
曰銀一百五十七曰鐵一百五十八曰銅一百五十九曰鉛一百六十曰錫一百六
十一曰鐵一百六十二曰布帛一百六十三曰金鐵一百六十四曰銀一百六十五
曰鐵一百六十六曰銅一百六十七曰鉛一百六十八曰錫一百六十九曰鐵一百
七十曰布帛一百七十一曰金鐵一百七十二曰銀一百七十三曰鐵一百七十
四曰銅一百七十五曰鉛一百七十六曰錫一百七十七曰鐵一百七十八曰布
帛一百七十九曰金鐵一百八十曰銀一百八十一曰鐵一百八十二曰銅一百八
十三曰鉛一百八十四曰錫一百八十五曰鐵一百八十六曰布帛一百八十七
曰金鐵一百八十八曰銀一百八十九曰鐵一百九十曰銅一百九十一曰鉛一百
九十二曰錫一百九十三曰鐵一百九十四曰布帛一百九十五曰金鐵一百九
十六曰銀一百九十七曰鐵一百九十八曰銅一百九十九曰鉛一百二十

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瘦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州郡催理及九品以上賧曹置勿問令得悉其歲為民補助謂之破分其輸之遲速視收成早暮而寬為之期所以紓民力也諸州歲奏戶帳具載其丁口男夫二十為丁六十為老兩物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抽配者禁之又懲五代藩鎮重斂之弊遣京朝官分歷京畿倉庾及諸道監輸受民租調已諸州立糧科院設通判至之而賦稅畢上其有額矣建隆四年凡縣各道稅籍具一縣戶數送州覆校一存州以備稽查一付縣以行收受其起納輸送各立限有差南渡以後雜屨之賦色目繁夥而二稅一體舊式無所更動此其大略也蓋宋自立國以來每以恤民為先累朝相承凡無名苛細之歛常加剗草尺縑斗聚未聞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格殆無虛歲倚格者後或凶歉亦輒蠲之故賦入之制視前代為薄或三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一者有之仁宗嗣位首寬畿縣田賦天聖時

貞州民折居者加稅謂之罰稅詔除之自是州縣有言稅之苛細無名者蠲損甚眾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為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治納而名品煩雜其類不一明道中詔三司以類併合于是悉除諸名品非為一物夏秋歲入第分租細二色百姓便之初上書者言賦役之不均田田制之未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徭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既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從承平浸久勢官富姓古田無陽習以成俗雖重禁莫能止焉已而陳宮王素言天下曰賦重輕不等請均定而歐陽修亦言秘書丞孫林嘗在肥鄉縣與寺丞郭諮以干步方田法括定民田願詔二人徃相度之於是遣諮蔡州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嗣後論者謂朝廷徒恤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而歲入乃減七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其弊如

此嘉祐五年復詔均定遣使分行諸路而秘書丞高本在遣中獨以爲不可均
議均數郡而此議者情之神宗熙寧五年用王安后策詔司農修定方田及均
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
十畝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亦淤黑
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地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歲三月畢揭以
示民一年無訟卽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
數爲限舊嘗收錢許零如未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
今不得均攤增展致溢舊額若瘠鹵不毛及山林陂塘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
立十爲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烟
析產並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所力之田爲正令既具先自京東路行之
諸路倣焉其意本以便民而所還官吏謀切弊擾滋爲民病熙寧中又詔支移
二稅於起納前歲論民使民徭游無倉卒勞費時有司往往緩期故申約之州
縣又或令民輸錢請之折斛而糶賤頗用勸農海內四州軍稅籍殘缺吏多增
遺轉移稅入他戶代輸者類不克自明至熙寧根括舊額存其正數皆宗嗣位宜
在太后同聽政一意裕民時蘇軾疏言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爲積欠
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于一飽之外哉民
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如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生急之則爲盜
賊之所憑藉凡今所徵欠貢才有一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與
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
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一旦蠲除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
自非有力之家納庸請求誰肯尊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路之有
其間貧弱掃地無可蠶食者則胥教令逼指平人或云裏私擅買抵當物業或
雖非裏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莫延追攝日甲及乙自乙及丙與有窮已
每限出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

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為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為陛下赤子。而皆為縣吏食邑戶。此何道也。臣躬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食。猶可以生。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柳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臣嘗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何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於是凡有負逋多所寬減。又患天下積欠名目頗多。法令不一。王巖叟為開封。請令十分為率。歲隨夏秋料帶納一分。是為五年十料之法。崇寧三年。蔡京為相。專縱巡熙豐故事。申安后所行方田法行之數年。方量官憚於跋履。並不窮見。巡察一付之胥吏。致有田二百餘畝。方為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為

一十六畝者。有租稅一有三錢。而增至二貫一百者。有二十七錢。而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石徒滋擾。民哉。是時內外之費。皆以不給。中官湯戩。至後范作。有言汝州地可為稻田者。因用其言。置務學之號。稽田務。復行於府。畿邑六田。民田有溢於初。巷步畝者。抵使輸公用錢。正和未又置營繕所。亦為公田。皆內侍至其事。所括為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民輸公田錢。外正稅不復能輸矣。又初時支移本以便邊餉。內郡軍用焉。間存移用。則任民以所費多寡。自擇故或輸木色於支移之地。或輸脚費於所居之邑。乃視歲之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輕重。已而慢吏變明。違時從。賦者夫。絲農者未獲。追尋旁午。民無所措。後知穎州王明。請貸錢與民。蠶成輸絹。是時絹疋七百。官出錢一千。又先得之民。以為便。謂之和。酒賞。然入之價。程物重。民力浸困。其後大司農不。足始命東南以鹽折支。熙寧中。京東漕司王廣淵。取所進美餘。隨和買錢。分配於常稅。祈科外取息十五萬。程穎劾之。而王安石專以取息為富國之務。卒石

之而額言不行高宗南渡二稅並依舊法紹興中言者論浙西科歛之害農夫始不聊生鬻田而償則無受者棄之而道則質其妻孥上下相蒙民無所措利歸貪吏怨歸國家願重科歛之罪嚴貪墨之罰詔漕司審實以聞自是屢有蠲放甚至焚州縣已蠲簿籍以示不疑然日秦增再相貪猾狼賊密論諸路貼增民稅十之七八責償甚急民力重困初紹興六年詔減江東諸路逃田稅額知平江府意誼言民所甚苦者催科無法稅役不均強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下戶破產相賤而多無田之稅宜吏官均平之已而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請先正平江諸縣俟就緒即於諸州要邑均平為百姓除害不增稅額及後詔鄭道行四州經界克頗慶貴州縣而所謂省放田者雖跡果皆有征民田至什稅其五判蘇州楊承口仁政而虐行之非法意也上不遵令下不擾民則仁政得矣召諸邑令謂曰平易近民美成在久其謹行之無愧於心而吳焉事也成爲部縣最二十六年右承議郎曾冲上書論郡邑之弊言今之

爲令者苟以寬恤爲意而堀於催科旋踵以不職罷能迎合上司憐刻聚歛則以稱職聞是使爲令者惴惴惟財賦定念朝不謀夕亦何暇爲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水流宣化者哉頃銓曹有知縣二百餘缺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能蠲民積欠謹擇守臣戒飭監司則吏稱民安矣孝宗受禪赦凡官司積負及坊場河渡等錢自紹興三十年以前並除之至隆興二年知穎州趙公稱以寬耗錢十萬緡爲民代輸夏稅是後守臣時有爲民代輸者然其時朝廷雖屬蠲積欠以蘇疲民而州縣不能仰承德意至愛易名色以取之簿籍重安四年戶部侍郎韓彥古奏天下貢賦之藉朝廷不能盡知州縣所入之虛實州縣不能必知百姓所輸之多寡爲今之計謂且取諸路所尤稍依唐制上供留州送使亦分爲三等視其用度多寡而爲之制自上供爲如上供所餘則均之留州留州所餘則均之送使送使所繫則派分遞減悉蠲於民朝廷不利且贏焉然後整齊天下之帳百外而責在轉運內而責在戶部量入爲出

歲考其能否而爲之殿最。州縣不得多取於民。朝廷亦不得多取於州縣。則上下相恤。有無相通矣。先是紹熙元年。朱熹知漳州。奏言。經界最爲民間莫大之利。紹熙已經推行。獨泉漳江未及。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獨猶任其必可行也。然須推擇官吏。度量步畝。畫圖造帳。隨產均稅。特許過鄉。而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田。而舍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爲用。每文輸米。幾何。止於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錢。卽視原額分隸。爲省計。爲職田。爲學糧。爲常平。各撥入之。則版圖一定。民業有經矣。但此法行。貧民下戶。固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爲說詞。以惑羣聽。此則不能無慮。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行。熹益加講求。而豪貴之古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爲異論。以搖之。前詔遂稽。嘉定中。知婺州趙葵。吳復。行經界於其州。整有倫緒。而墾夫報罷。後守繼之行。益力。於是向之上戶。所爲貧下。實田。隱爲絕者。皆燦然可考。民甚便之。至淳祐時。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救世道之微權也。夫中諫官嘗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所用邊餉。皆仰和糶。然糶勢多田之家。和糶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睨視於外。盜賊窺伺于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費。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核而閉糶之。戶乞諭二三大臣。據臣僚論奏而行之。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讒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從之。又是時蠲賦之詔。無歲無之。而百姓率先期歸於吏胥攬戶之手。及遇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閤者。攬戶之錢。是以寬恤之詔。雖頒愁嘆之聲。如故。議者請今年下。明年減租之詔。則吏難爲欺。民受實賜矣。淳祐八年。陳求魯奏。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塚之弊法也。常賦之人。尙艱。况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也。今之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罄其永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馬直。採夏。侯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州縣得以直達於朝廷。

用宋元嘉六年土斷之法俾縣令得以究心于撫字法藝補出朝紳為令之典以重其權。光武擢卓茂為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為之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裁其橫歛則預借可章。民瘼有瘳矣。時不能用嗣以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收其租以助歲幣。至景定四年賈似道以造楮和糴為非計。求所為。身國用裕。邊者而御史陳堯道正言曹孝慶等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今既未免餉兵而廣和糴。造楮幣日相誘於困。此公私交弊之道也。莫若行限田之制。以官資計頃。以品格計數。將官民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買充公庭。但得千萬畝之田。則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粟。再諸軍餉饋沛然其有餘。和糴可免。楮幣可省。物價可平矣。於是買公田。所以知臨安府劉良貴為提領官。而似道首以已田萬畝為公田。倡富事者初猶以抑強嫉富之。意行之。除一二富以下者免。餘各免三分之一。後田不足。雖百畝之家不免矣。凡田畝值千緡者。抑買之銀約各半。又多則給度牒。告身。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又更恣操切。民有本無田。以贖佃于戶田。勸買之者。浙中大擾。凡得田三百五十萬畝。於是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利不可久。請增置四分司。田官。鄉各置官莊。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催收者。曰莊官。莊官遴富饒者。以充兩歲一更。方始買時。官吏迎合。張虛數。欺率。贏其舊及歲收稅額。有虧責償於田主。若田稅租惡佃頑之處。又責換於田主。其催收則鞭笞囚繫。必取盈焉。於是官佃。茲非命者。十七八。田主有家破產盡。而責償無窮者。蓋公田之弊。極於此。尋似道復行經界。推排法於諸路。而東南尺寸之地。皆有稅國大耗。億以至於亡。嗚乎。官田賣之。民則抑令買。公田買之。民則抑令賣。蓋官與民交易。勢必至於此。而曩時公正之制。適足佐小人。墾括措克之資。則善治天下者。又奚貴於多立制哉。

元代田賦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制為法。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倣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至丙申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驗丁五升。新戶丁驗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上比之等徵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逮及世祖。申明舊制。官吏商賈驗丁。於是輸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當太宗南伐時。道平陽。見田可。不治以問陳守賢。對曰。民貧者之耕具致。熟。詔給牛萬頭。仍徙關中生口。地河東。世祖至元元年。大名大小租稅無出。張崇範。免之。朝。死罪。其專擅。能進曰。臣以為朝廷儲小倉。若儲之大倉。善其言。詔勿聞。十七年定諸。差稅課程。增益者。創土。民田者。有罪。十八年以鹽。

戶賦課守令二十二年。用盧世榮言。同買江南土地。陳天祥言。國家之與百姓。如同一身。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必須賦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視民如仇。為國歎。怨。將見民間山此。凋。傲。天下由此空虛矣。二十二年。中書省臣言。江南在宋時。差徭為名。七十有餘。歸附後。一切未徵。宜依宋時諸名。徵賦盡輸之。是年。頒農桑課。令每村以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為長。增至百家。別設長一人。不及五十家。與別村。合遠不能合者。聽社長以時。點視勤惰。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行罰。仍大書所犯於門。俟收過。除之。不改。則罰之。充本社夫役。勸農官吏。罷其巡行。止行文。勸諭。仁宗皇慶元年。江淮漕臣官。江南殷富。蓋由多匿。腴田。若再行檢。之法。當益田。訖。萬計。元珪言。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一。其害不細。固爭不能止。於是遣官經理。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其家所有田。自實於官。或以熟為荒。以田為蕩。或隱占逃亡之產。或益官田。

為民田指民口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並許諸人首告。然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為奸。以無為有。虛具於籍。往往有之。於是人不聊生。盜賊並起。其弊反有甚於前者。三年始詔免江浙等省自實田租。至泰定天曆之初。盡革其虛增之數。民始獲安。

明代田賦

明代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所定天下之賦。稅凡有二等。徵以夏曰夏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毋過八月。秋糧毋過明年二月。凡二稅所入。各以其地產為其初定天下之土田。有二等曰官田曰民田。而起初等則官田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三合五勺。蘆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草場地每畝三合一勺。設官田每畝一斗二升。各以其地宜為差。惟蘇州以張士誠抗師甚久。加科示懲。洪武元年。命中書省定賦法。久之。詔遣周鑄等

親隣佃僕之戶。奸弊百出。有司莫能詰。太祖廉知之。乃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分為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乃集糧長暨耆民。履畝丈量。圍其田之方圓。曲直寬狹。書其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為冊。謂之魚鱗圖冊。成田之經界。於是乎始正。蓋魚鱗圖冊以田為主。田各歸其都圖。履畝而籍之。諸原版填衍下濕。腴沃瘠鹵之故。畢具為之。經而上田之訟。質焉。其黃冊以戶為主。田各歸其戶。而詳其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之緯。而賦役之法從焉。已念賦稅關開國大計。謂既富方穀。輸股實戶。糧多丁眾者為糧長。督其鄉賦稅多者。萬石少者數千石。部輸之歲。七月。委官領糧長。詣京闕。勘合。帝親諭以所為。重民恤賦之意。是時田賦總數。共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畝零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石。錢鈔絹差。是承樂郎位。一遵成憲。凡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郎命有司覈實。蠲租三年。論戶部。蠲順天永平保定三府田租。以其供給特勞。休息之。洪熙元年。

淮徐山東民之食。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宣德中。都御史韓雍撫江西。疏請糧長除品官外。諸錢糧近上者。以里甲為差。次從公。倉充諸糧。目當輸納者。釐十則。如目派刻布之。自千石以至升斗。無不均一。故頭緒易尋。分派易畢。山野細民。粗知布算者。皆曉然於賦役派納之日。卽宿姦巨猾。莫之能欺。天下倣行。後參政宋訥。創一切煩碎密嚴之法。適為大猾資。而糧長與小民俱病。於是復申韓公所為例。而後行。自唐宋來。天下賦江南。居十九。浙東西。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又居浙東西十九。實富江以南。府州縣之半。蓋由平吳之日。籍諸豪族田沒入官。而按其家人私簿為稅額。徵意獨以示威。後三年。而蘇進稅至三十餘萬計。部奏上帝。惻然蠲之。十三年。命稍減其額。正統初。從巡撫周忱請。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與知府况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有奇。又側為平米法。官民田。皆畫一如耗。而請工部鑄鐵斛。為式。下之民。令懸於水次。立倉闢收。口使民倉米。甲輸焉。立支撥簿。以轉運權輸。初年。正米一石。收加耗米七斗。以待撥比。運期酌所。免遠近為支。撥京通州倉。遠運。率止一石。而支三。為舟楫剋淺諸費。其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差次定支。立綱。運簿。以填。冊。銷。入。其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曰餘米。次年餘米多。減加耗為六斗。又次年益多。減耗為五斗。最後令縣名立倉。貯羨餘米。曰濟豐倉。而三府歲運米百萬石。貯南京倉。會貯下平糶之令。而濟豐倉之粟。大裕。於是凡運輸風飄盜奪者。以國服轉假。俟秋成。抵斗還。諸民夫。修圩。開濬。河湖者。得計口。給餉。擇縣官。廉公有威。與士民之賢者。掌濟豐之籍。而司其出納。驗中下事力。及種田。冬寡給之。秋成。并稅糧。並輸。凶歲。再賑。不償者。來歲不貸。諸條約。甚具。皆忱為親畫。甚當。於是歲運。旱而民不知饑。蓋通江以南。轉漕粟為一條。而轉移節。適之。故伸縮。自此而裕也。至嘉靖末。大工營繕之務。歲有禱祠齋醮之事。無虛月。經費不貲。大臣放濫於賣官鬻獄。次者居間。而民俗益臞。於淫侈。季年。倭寇作難。而蘇松兩浙。騷然煩費。當是時。戶土不時有所需。東南民里甲均。

循之費日浮於歲額。丁糧一石。至用銀十餘兩。中人家無慮破盡。又其時魚鱗刑歲久漫漶。至亡失不可問。而田得買賣。得過都圖賦役。則獨以田從戶。其巨室置買田產。遇造冊。則書有飛酒。見在戶者。名為活酒。有暗藏逃絕。戶納者。名為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賬者。名為暗寄。管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戶。為包納者。有全過割不歸本戶者。有有推無收。有總無徵。名為懸掛。掬回者。有暗縱京官方面。進上舉人。賄色捏作寄生者。故冊不過紙上之霜。戶乃空中之影。以致一省之中。圖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近年派糧差無歸者。俱命小戶賠償。小戶逃絕。命里長里長逃絕。命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於逃且絕而已。於是憂民者。業籍藉議。大暈時。唐家幸能以御史按江西。疏其弊甚痛。而請嚴田帳。詭寄影射。書算飛酒之誅。令守巡分詣地方。督州縣將詭飛弊源重者。隨田丈量。輕者。隨戶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別。定高下之利。分肥瘠。饒沃之等。均崩澗。開墾之數。各將原根填入原田。歸之原戶。而圖總都總縣。總造流水冊十本。甲各收藏。縣因大造為冊。四土府州縣土。南京後湖收架俾。因戶推田。因糧編差。戶與田有一定之則。刻以知丈量之法。莫善乎鄉有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故說者。以為有三難。馬守令歲月更改。各懷一切。莫慮經久。一難也。豪強片兼。率不以田均為使。誘請朋與。多口可畏。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必守於吏胥。上下其手。豪右售賂。得為破匿。貧弱抑勒。無以自明。名曰均田。實滋弊孔。是謂三難。有朱本思者。著論甚悉。言天下承沿流習。日以多事。而莫知其多事之故。則版籍之不正也。今天下官不勝其煩。民不勝其擾者。惟在田。得過圖糧。差那移。豪猾昏賴。貧弱賄賂。而賦役不能均耳。誠於圖立四界。計其田。明其糧。差任土作賦。不論人戶之至。峯圖缺。而總於都。都總而會於鄉。鄉會而總於縣。則版籍定於旬月之間。而弊端革於千年之久。豪猾昏賴者。其產不能盡一圖之十甲。又不能跨數十圖而立戶。必且有潛退之心。雖適有食利。迪租之人。則圖之人羣聚。

而催之無孤子之憂。貪頑者不得以賒緩。如此井田不能復而定制同於井。限田不必行而事執甘於限。由是而隱賦難逃。徭役可均。其後有倣其意為經緯。二冊以錯綜其事者。然以地為至。不以田從人。則田多者賦稅難。而力能令郡縣為之使。同國者催賦稅難。而力不能使田多者之無昏賴也。久且歸於以田從人而已矣。至若催徵之法。亦頗加融通。而徵一法一條。強網銀諸法。在所異名而同貫。民賦便徵一法者。都御史歐陽鐸撫南畿時督儲法也。錢督士部糧儲曰。吾不虞他七郡獨虞蘇松常而最甚者蘇。夫蘇漕餉富天下。半即不條。當如國計何。厥田雖有土下。然獨仰事耳。季畝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如蘇河既而曰。版籍糧餉業不可擅變。而加耗歲會固巡撫之所職也。昔周文襄據南以行法。吾富因法以補田。令府州縣各總其額。而丈量田以正。其括其徵米徵銀之凡。而計畝均輸之。乃請於帝。利則不易其舊。而比其最重者。與以陰見輕輕而不能加。益者為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其不從。戶田為町。人為子。姦巧無所容。而逃竄漸復。又令民歲以田出。錢雇役。毋得仍前十年之舊。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例。凡數十百條。與蘇郡守王儀推行之曰。徵一法。於是諸郡糧雖不得減而得均。網銀者。舉民間應役歲費。四糧六總徵之。在官法易知不繁。捐納有綱一舉而盡也。一條類法者。通府州縣一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雇募加銀額若干。通為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於民。條載一歲中所應納之數於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皆官府自支撥。大都。不難出名色。吏無所措。于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根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言矣。然議者謂其不論倉口不開。石數止開。每畝該銀若干。則莫書。因緣為姦。增減洒派弊端百出。此派法之變也。至於收解。乃變為一串。鈐法謂之。賒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資。解者任賄補之累。

以陰見輕輕而不能加。益者為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其不從。戶田為町。人為子。姦巧無所容。而逃竄漸復。又令民歲以田出。錢雇役。毋得仍前十年之舊。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例。凡數十百條。與蘇郡守王儀推行之曰。徵一法。於是諸郡糧雖不得減而得均。網銀者。舉民間應役歲費。四糧六總徵之。在官法易知不繁。捐納有綱一舉而盡也。一條類法者。通府州縣一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雇募加銀額若干。通為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於民。條載一歲中所應納之數於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皆官府自支撥。大都。不難出名色。吏無所措。于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根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言矣。然議者謂其不論倉口不開。石數止開。每畝該銀若干。則莫書。因緣為姦。增減洒派弊端百出。此派法之變也。至於收解。乃變為一串。鈐法謂之。賒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資。解者任賄補之累。

身豈得為平乎且錢糧必分數而後稽查審今混而為一是為那移者地不
 惟不便於民抑且不便於官又細民歲納毫末吏恣留難初置櫃民自輸官啓
 視驗收貪吏逃輸者至稱欠數責之完罰懲之而秤頭之羨增吏收下戶差銀
 稍欠銀一分若幾厘注之簿後復勾攝而數易抑勒有完至倍從者蓋省郡城
 有監司守民易以日通得以法守自解免他僻遠邑去監司守遠吏得恣肆民
 不易赴愬弊往往如昔時嗚呼法安可專信哉萬曆七年張居正跡曰邇年以
 來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恤海內忻忻加獲更生矣然尚有一事為民病者帶
 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
 夫百姓才力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
 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遺哉
 有司劫過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花帶徵之數名為完舊欠實則裁新收也
 今歲之所徵即為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之

他已朽軸空而民不堪命矣合宜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其完數完
 納有仍前拖欠者將管糧官比舊例倍加降罰天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
 所供在百姓易於辦納任有司易於徵辦閭閻免誅求之煩貪吏省侵漁之弊
 是官民兩利也適而亟施行之八年又充輔臣議行丈量法人均天下之田然
 其時自郡縣而上皆程日趨工苟以奉旨集事為功不暇審度一委於吏胥
 之手乃知經界之法郡縣之民各視其守令賢否為丈量利病法固不能以自
 行也蓋明初分田之制有四曰魚鱗有圖曰刑嚴詭寄曰律嚴欺隱曰籍沒有
 稽夫魚鱗有圖則疆界明矣刑嚴詭寄則法令行矣律嚴欺隱則賦役均矣籍
 沒有稽則官民辨矣而且賦有定期役有常額此師古而迹不泥政善而民宜
 焉者也今則豪石之兼併也滋獮之詭射也夫兼併不抑則無工之民必逃詭
 射不則則守法之民必貧故地久而糧存兼併者使之也人逃而賦存詭射者
 為之也况兼併必勢豪其財智足以迷吏書而賦獨減詭射必貴顯其信望足

以曷守而役獨端由是鬻產者逃而責陪於里甲甲復逃而均之概縣包陪不勝而告者紛紛矣守令無如之何而均田之說起矣蓋古之所為均田者因人而授之田而無不耕之失顧賦有定籍法不可以盡壞人有定業勢有難以遞傳是未可行也今之均田云者無亦欲因田以平其賦使無不稅之田乎然行之未得其道弊且緣是以增其故何也蓋明初以監生供丈量之差履畝書圖有差錯則罪之以故法行而難犯今則民偽滋甚法有難以盡行者且田有等則賦有上下不論其等則欲盡取而均之則官民莫辨肥瘠無等吾恐法難行而弊之踵於昔者愈滋矣雖然田不可均固也而兼併獨不可抑乎糧不可均固也而詭詞獨不可革乎然抑兼併之法有三曰稽田地曰重差役曰先徵科產去積存則稽鬻產者誰也由是計畝而責之催收田多糧少則稽脫漏者誰也由是計糧而責之收籍此稽田地之法也富者必重其差役必先其科徵役重則不勝其差之繁彼或且無樂其業之廣徵先則不勝其督之嚴而亦將苦其糧之多此重差役先徵科之法也稽詭射之術有二曰恤優免曰考寄

莊夫優免免其本業耳今則廣收富人之財以射利寄莊其廣布者耳今則借豪貴之名以隱差至於投獻有例強占有禁其法具存也其他荒蕪汗下之地糧不可減也召民耕種之使之止供輕糧而差不與焉獨曰不可乎河水衝決之地糧不可減也則以汗漲者補給之計畝而不使贏焉獨曰不可乎是皆通變宜民之至術也舉而行之則利不必興也去其害利者則利自興矣法不必改也去蠹法者則法無不善矣不然欲行均田之法則將奪富人之所有給貧者之所無情屈勢格必羣起而爭之况司府會計之繁郡邑踏勘之擾又有不勝其弊者乎雖當時迄無成議幸神宗朝海內治安賦役尙從寬政民亦習而忘焉迨天啓崇順東事方熾內地之寇復興軍需孔急賦重千萬麻時者什之五民已曰徹而又有遼餉以專供東事之需有勦餉以專供勦寇之用有練餉以備所在練兵之資谷而計之較萬曆時幾幾乎倍之矣然猶就田而言也若

山稅地稅原額本輕而所派三餉不照糧而照畝與司一體征輸遂使餉浮原稅一年出幾年之賦一畝輸數畝之糧直皆以山地爲累于是棄本業通正稅生計無聊勢必然也若秦晉楚豫等省田額本輕僅抵江浙山地之數而加派之累同之小民窮極思逞草澤奸徒鼓煽成風爲中原十餘年之禍而國運隨之矣

息國蔡氏曰古今論田制者必曰莫善於井田夫井田之制唐虞啓之自夏商以逮於周而始大脩蓋其時土曠而人少又田皆在官之田而無在民之田也且天子所自治者止鄉遂之民數之生耗可以歲比山之升降可以家禧其鄉遂之外爲都鄙則公卿大夫治之都鄙之外爲邦國則公侯伯子男治之皆世其土子其人故得取其田疇而伍之置農圃立疆界治溝洫以井田爲事至春秋之時諸侯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瘠廣積聚難施又爲世卿強大夫所占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音

陽皆得各私其地井田之法雖未全廢而其弊已不可勝言故孟子倦倦嘆息以爲先王良法敗壞於暴君汚吏之乎井田之廢蓋不待商鞅開町陌之曰矣自秦變法之後其田制又不知凡幾變曰代田曰限田曰均田曰永業曰司均之官曰口分世業代田之制起於趙過而漢武行之者也限田之議出於石苞而晉武行之者也均田者此李安仁之議而行於後魏孝文之時者也永業者此北齊孝成之制而行於河清之時者也後周文帝置司均之官唐之貞觀立口分世業之法然大都奪富以與貧民不相安改舊以從新勢或不便一行而卽兆亂其得失不甚相遠故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不可爲井地卽天下之田盡在官又安能塞谿壑平澗谷夷丘陵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以盡得平原曠野之地而井之然則後世之不如三代者在不能薄賦以恤貧民耳不在田之井不井也而賦之說若何按小司徒云乃均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次而爲丘爲甸爲縣爲都以在地事而

令貢賦此皆以田而出賦者也然而周之所以在民者有九職如百工商賈之徒雖亦授田為數則鮮粟米之征其取既輕布縷均及亦非過取是以太宰有九賦之斂自一以至六即載師所謂園廩之賦自七以至九則工商之徒各隨其職而賦之者也若夫里布屋粟勲夫家之征載師亦得掌之然皆游惰之罰耳非取民正法也至于地官之所掌如閭師縣師遂人之所斂是分職以參治之非有他取也觀周公制度役之多者則輕乎什一役之少者則厚乎什一截長補短欲使其均之為什一而無幸不幸之嘆焉至漢之田賦唐之田租正周人粟米之征也漢之更賦正周人力役之征也漢之口賦或有不合而唐之調法正周人布縷之征也賦法唯漢為最輕始以什五稅其一總以三十稅其一者自景帝始而其時京師之錢貫朽太倉之粟腐敗至延禧中平開則調民田稅十錢已浮于常賦矣而國用顧不足乃知國賦之不足豈輕稅之故哉然漢由賦之外有口賦民皆年三歲出口錢二十

至年十四而止有算賦自年十五歲出算錢百二十為一算至五十六而止又有更賦正率之更以月代邊戍之更以三日代而不得行者月為錢二千日為錢百王莽以為漢租雖輕而更賦之重至使罷釋之不免其言不為無披然則漢之更賦為民病極租僅足以賞之耳魏晉以來戶口之賦益重然與田聯合而為一則出此戶賦者皆有田之人非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至唐之租庸調其法與魏晉以來相彷彿然唐法以身為役歲以二十為率是已七倍於古况其法以丁身為本豈無丁口增多則給用有限而庸役有加者乎是亦有足為民病者中葉以後口分世業之法廢田賦官易貧富升降向之所輸庸調者皆無田之人矣且代宗時以祇定稅青苗十五地頭二十則以錢輸稅而不以穀帛以資財定稅而不問身丁蓋不待作兩稅法而剝削之初意已盡矣楊炎變法以較其敝一奪土田以起稅遂為後世不可易之則論者以炎之變兩稅與魏之變戶陌同類而罪之不知定稅以

丁○稽○者○為○難○定○稅○以○訖○檢○數○為○易○是○兩○稅○未○可○盡○非○也○宣○公○所○論○亦○治○人○之○
弊○非○治○法○之○弊○也○且○兩○稅○之○初○立○也○謂○此○外○悉○無○他○徭○嗣○則○井○稅○而○誅○求○者○
迨○迨○於○稅○浸○淫○至○五○代○之○時○橫○斂○四○出○如○輪○稅○一○斤○加○錢○百○餘○廣○南○行○之○矣○
未○納○國○租○先○遣○率○欲○漢○晉○行○之○矣○訖○稅○一○斗○天○下○之○通○法○而○兩○浙○訖○稅○三○斗○
則○錢○氏○之○弊○政○也○田○稅○戶○賦○之○外○又○歲○出○租○為○地○稅○歲○輸○絹○為○屋○稅○則○馬○氏○
之○禁○征○也○宋○興○掃○五○代○之○煩○苛○盡○削○無○名○之○斂○然○江○南○公○征○錢○物○之○例○至○祥○
符○而○始○去○江○西○納○米○出○剩○之○例○至○慶○曆○而○始○除○積○弊○難○祛○如○是○賊○夫○宋○之○
上○字○比○不○得○困○而○西○不○得○寧○夏○南○不○得○交○別○田○數○之○色○官○者○視○漢○唐○大○不○過○
而○遺○利○之○在○民○乃○過○之○此○仁○厚○之○澤○度○越○今○古○也○奈○何○熙○寧○大○臣○借○周○公○之○
書○交○管○商○之○術○凡○坊○場○河○渡○戶○絕○之○產○皆○歸○州○縣○者○皆○充○為○上○供○焉○茶○鹽○坑○
冶○墾○府○之○徭○昔○在○州○縣○者○皆○特○為○置○使○焉○青○苗○收○二○分○之○息○免○役○輸○下○戶○之○
錢○雖○代○米○而○新○折○屋○賣○木○之○慘○不○問○也○民○病○何○堪○兼○以○均○輸○市○易○不○貸○秋○毫○
則○商○亦○困○矣○雖○元○祐○以○救○焚○拯○溺○之○仁○為○改○絃○易○轍○之○舉○未○幾○而○紹○聖○諸○人○
復○之○崇○觀○好○古○更○重○之○神○宗○仁○政○百○不○存○一○南○渡○以○來○翻○稍○復○舊○而○上○字○牛○
於○全○盛○之○時○兵○費○倍○於○全○盛○之○日○不○雨○於○天○不○輪○於○鬼○勢○不○得○不○求○斂○於○民○
至○公○田○之○設○君○與○民○爭○利○又○不○止○非○時○追○索○而○已○若○元○代○稅○輕○稅○重○隨○其○主○
之○仁○暴○本○無○定○制○明○則○有○夏○稅○有○秋○糧○其○法○因○唐○之○兩○稅○然○稅○有○定○額○非○若○
唐○之○役○重○則○增○也○隨○田○實○狹○取○數○多○寡○非○若○唐○之○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為○
額○也○徵○輸○責○州○縣○非○若○唐○之○別○設○兩○稅○使○以○摠○之○也○而○所○謂○絹○布○之○調○不○役○
之○絹○又○皆○不○取○焉○子○均○賦○斂○財○之○道○裁○制○最○當○第○法○久○弊○生○欺○隱○影○射○飛○酒○
之○習○成○於○下○獵○徵○帶○徵○加○徵○之○事○嚴○於○上○流○弊○至○今○無○起○而○蘇○其○困○者○于○是○
條○例○煩○而○吏○益○好○催○科○急○而○官○益○酷○小○民○終○歲○動○動○以○各○衙○門○需○索○鞭○笞○之○
膏○而○不○足○有○田○之○家○如○踏○湯○火○誰○為○振○溝○中○之○瘠○而○肉○之○使○歛○訖○下○民○復○睹○
三○代○之○隆○者○乎○

仁主殊恩拭目俟之矣

平江蔡方炳九霞定本
賈治平畧卷十一
戶役篇

戶役篇

周代戶役

民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役故力役之征自古有之周官小司徒之職掌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乃頒比法于六卿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行徵令大略成周役民之法其比閭族黨之相愛是鄉役也府更胥徒之有其人是胥役也伍兩卒旅師軍是兵役也師田追胥是徒役也其他大役大故則鄉師鄉大夫州長守民徒而至則追捕之役守衛之役也城郭溝渠塗巷之役則治之牛馬車輦發輸之役則共之其爲役若繁矣然周人治制役之法則極纖悉委曲之至任之以地之媿惡辨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不概責也故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三家五人下地

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任之以地也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辨之以國野也凡均入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乃彼此均之以歲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勞逸輕重均而已與近郊付一遠郊二十而三旬稍縣都無過十二同意力政有征于鄉有征于司徒征于司徒則公用之也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有于冬之一時故也故幣其時司民協旅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奸牧協職工協草場協入原協出而民之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其不役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于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徙者其不從政然則役之義也舍之仁也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是以周之民不惟以役為勞而且以役為樂由後項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則民樂乎為臺之役矣由前觀之百堵皆興馨鼓弗勝則民樂于作室之役矣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是不以田役為勞也王事多難不遑啓居是不以兵役為勞也後之役民既無其道又無其法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則其役困于力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則其役困于財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役之不均也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此役之不時也役民如是其何怪斯民之不求規避也哉

漢代戶役

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興制為義賦為口錢為更賦是既役之而又稅之也高祖十一年令諸侯常以十月朔獻及郡各

以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蓋獻者貢也以口率不從田以省賦也文帝即位躬行節儉丁男三年而一事民賦四十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孝景二年令天下凡男子年二十始賦武帝以功利繁興因加民口錢人三文以脩車騎嗣是時有減免且令流民還歸者勿算至于鄉置三老以事相教復勿經役畜夫以收賦稅游徼以禁盜賊所以役民者歲不過三日民之受役者年不出五十是猶輕簡而近古也迨其後敷役有七科之論屋役有三品之號而或亂相仍民皆役于兵無復節制漢始衰矣

六朝戶役

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半之遠郡或三分之三遠者三分之一僦人輸寶布一疋遠者或一丈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爲正丁餘爲次丁老者不事及元帝寓居江右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士著而都下人

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丁女半之其丁男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至崇和元年范甯陳時政曰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冀有旋反之期故許其僑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隴墳柏皆已成行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里之法乃以庚戌二月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謂之庚戌制義熙九年宋公劉裕言往者以人無定本傷理爲深故土斷以一其業迄今彌歷年載制漸廢弛懇如庚戌之例依界上斷于是諸流寓者多被并省及宋立制悉仍晉謂初自晉孝武來除慶定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齒在身之役後浸增至五石而元嘉時乃至課米六十斛又與晉懸殊豈所謂六十斛者非止一歲所賦耶則無藝甚矣齊高祖建元初以民間欺巧勅虞安之等檢定簿籍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月得數弊以防懈息至武帝永明八年以北伐頻侵楊徐二州並人丁三人

取兩而銜命之人皆務貨賂隨意縱捨焉蓋周官之法貴者賢者及新民之遷
姓者皆復其征役後世因之故六朝議征役之法必以士斷僑寓釐正譜籍為
先然自晉至陳且三百年皆之釋既斬則同下編民僑者之居既久則同下
士著難以稽考此僑冒滋多也至齊文宣受禪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
者役其力然時賦役繁興戶口租調十七六七後利則不立三長惟立宗室普
護所以人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為一戶謂之蔭附隋文受禪頒新令立保正
之制凡人五家為保保有長五保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以相檢察焉然其時
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小規免賦帝乃令男女三歲以下為
黃十歲以下為小十七歲以下為中十八歲以上為丁以從課役六十為老乃
免戶口不實者正長違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為戶頭以
防容隱高祖又以人間課輸難以推棧乃為輸籍定樣請編下詔州各隨便
五黨三黨共為一團依樣定戶上下皆從之自且大知為浮客者被強家收大
半之賦為糾田者奉公一歲車馬之租皆悉歸為輸籍之法無所容是後雖遭
水旱戶口有增及江表既平帝以宇內無事益見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
役說有謂頽之力多焉煬帝之後禁網疎濶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
未至于老以免租賦後以工役煩興丁男不足令婦女充役而死者過半天下
之人十九分為盜賊以至於亡

唐代戶役

唐制戶有二等後詔三等未定因為九等其北戶民年二十一為丁十六為中
六十為老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間加二日不役者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
役二十五日則免調三十日則租庸俱免通正役無過五十日凡丁附子帳籍
者春附則課役並徵夏附則免課從役秋附則課役俱免制每歲一造帳三年
一造籍州縣留五北尚書省留三北時絳喪亂之後雖以太宗貞觀之治休息
王養至永徽中而有司奏戶口纔及二百八十萬視隋初十存不能一二開元

初天下戶未嘗升降。逃亡免役多至偽濫。宇文融請按括逃戶。元宗倚任之。于是諸道希旨。皆虛張其數。至以編戶為客。歲終奏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戶錢數百萬。大得褒賞。久之。以民門戶高下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徭戍。乃詔計戶多寡。免丁有差。而代宗廣德初。以兵難之後。詔一戶二丁。老免一丁。男丁二十五為成丁。五十為老。以優民。然強寇未夷。募又率戶以給軍糧。民耗其矣。又自開元承平既久。不為版籍。法度玩弊。丁口轉死。貫籍不除。而王錢為戶口使務為聚斂。以其籍存而戶不在。為隱課不出。乃按籍積三十年。責其租庸。法愈大儉。至德後。兵荒交作。百役並起。人戶凋虛。豪族貪吏。因緣規避。得免而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是以天下殘瘝。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楊炎作相。乃立兩稅法。以革其弊。戶無王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其租庸雜徭悉皆而下。額不廢。是昔日之庸。固已在其中矣。至宣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之輕重。作差役簿。送刺史簡署。訖錄于令。應勿有役。委令據簿輪差。是則庸錢已歛。而差役猶在。民也。豈初定兩稅。遂止戶百四十四萬。是十失其八也。夫唐之盛。邁于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于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習禮。典統。廉頗。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日以過濶。職事委于羣胥。員賄行十公府。而至此也。貞建中初。天下編戶百三十萬。頗分命黜陟。車馬按比。收入公稅。增倍而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奸。被徭之戶。皆被其籍。誠道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薦興。舊一既在。見人漸艱。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日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于斯矣。夫古之為理也。在于周知人數。而均其事。役則庶功。以曲自理。道遠方。設圖脫漏。人亦鳥獸飛走。而乃析戶以張虛數。分產以繫戶額。者。豈理平之本與。

宋代戶役

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五官物即今虎子山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即

里長甲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即今弓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

首老人即今里然役有輕重勞逸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時州縣既廣徭役益

隸禁子衆曰里正鄉戶為衙前五與府庫或置運官物徃徃破產景裕中稍欲寬其法

乃命募人充役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古無重于里正衙前有婦母

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入以免士等或非命求死以就罪丁豈朝廷為民父

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為額而知制誥韓絳蔡襄

請行鄉戶王則之法以產錢多少定役輕重凡差知戶衙前視賞產多寡置籍

分爲五則以第其役輕重又特置寬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縣力役多所

裁損英宗時司馬光言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之不敢營生門其故云多種

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疋之帛自為富室指決以為衙前矣聖王在

上而便民不敢為入生之計愁焉傷之臣愚以為農民利稅之外宜無所預衙

前當募人為之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為之神宗時吳充又言近者上戶浸少役

使類仍生資不給則轉為工商不得已而為盜賊乃詔制置條例司講力役法

條例司言考合衆論悉以使民出錢雇役為便于是王安石定議言古者欲民

賦以祿在官故民不苦役而官得人以為用漢世宰相之子然且戍邊故苦樂

齊而力均今鄉戶懼差之苦不盡出于南畝而有司又緣差役侵漁之一夫為

役墾家失業又品官家皆得復役而小民重困宜先總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

之數隨人戶貫產高下以差次出錢雇充役者在官名免役錢其舊無色役者

令出助役法名曰六色錢一坊塲二坊郭三官戶四取其雇直既已足用而頗

寬其數增三分為水旱缺乏之備名免役寬剩錢如此則官有錢以雇役而民

輸錢訖即弛然退自力于為生其衙司縣吏誅求巧舞之奸一無所得施至便

法也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欲于兩稅

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不門戶之高下例使出錢上戶則便下戶
實難以議不合罷令既具試于開封府尋推行諸路劉摯條上十害言民上戶
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時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中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
概視物力以差次出錢于上戶誠幸而下戶苦之矣夫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
數助歲不可闕則是賦稅有時減闕而助錢更無益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為其
有常產知自重也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好詭之人則怒庾綱運及諸場務不
惟不能與幹恐不勝其失隘而冒法者必眾矣至弓手耆壯承符散徒手力胥
吏之類通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為騷擾其功郭士等戶郡縣科率緩急賴之難
使之更助役錢時楊繪亦言其五害而曾布撫勢繪所言條辨之于是遣使訪
使遍行諸路促成役書而頒其法于天下時免役出錢或末均呂惠卿用弟和
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為立定物價令民各以田宅畜貨隨價自占手是民家
尺錄寸士檢括無遺至干難厥亦徧投之民不聊生初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

田前實解目前之困第其不用雇直為額而展數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
此其為法既不詐究永徹而聚斂者又來此增取而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
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滋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然
亦所謂行法者不善初立法之不善也元祐初司馬光為相奏罷免役錢諸色
役人並如舊制其見所輸入撥充常平本錢于是詔修定役書而侍御史劉摯
言坊場自足酬衙前直外惟散從承符之類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王巖
叟請于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蠲通之利蘇軾又請行熙寧給田募役
法光于是復奏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賠備而得休今出
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伏息下戶原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日所差皆土著良
民今皆浮浪之人靡莫無顧籍受財侵陷官物又農民出錢難于出力若遇凶
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錢納官而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實利

此五害也。今宜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令自雇。代有遺。逃失。陷。雇者。任之。惟。衙前。一役。最。難。重。難。今。仍。行。差。法。賠。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若。其。力。難。獨。任。卽。乞。如。舊。于。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錢。助。之。尙。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寃。盡。縣。五。日。具。籍。書。上。之。州。七。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勅。要。于。此。盡。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戶。習。于。優。利。一。且。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差。役。復。行。州。縣。不。能。不。有。小。擾。提。舉。官。專。以。多。歛。役。錢。爲。功。必。競。言。免。役。錢。不。可。罷。當。此。之。際。願。勿。以。人。言。輕。壞。良。法。知。樞。密。院。章。惇。取。光。所。奏。疎。略。未。盡。者。駁。奏。之。蘇。軾。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衆。歛。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

鳥以義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自見役人悉用見數爲額唯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諷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范純仁謂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眾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詭訣得乘間適合矣役議或難同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是時言役法不便者甚衆哲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尙未就緒帝曰第循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自姓何有不便范純仁曰四方異宜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戶部議之詔復免役法三年以常平免役農田水利保甲類著其法純仁爲一書名常平免役救合頒之天下南渡以後高宗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嘆長吏不得其人是以罷雇役復免役法然非久輒弊後役錢非寬剩錢畢自輸而苦役如故又豪有力者各私以賂自免而役愈不均乾道中金華松陽民

汪濬等首倡義度其時里正一歲之役無虛費三十萬乃自實其費為三等定
著役之差次于籍眾割田公之以其粟佐當役者役先後視籍田多寡視等他
日戶升降則告子眾而進退之歲三月眾舉會舉承嚶酒舊里正以援新里正
成禮退而役以太平名之曰義役約初成上其書于府頗為有司所持濬任以
為必可行也行之後三十年役之訟不抵于有司俗大權洽自是所在推行而
御史謝諤言當從民便不應者行差役如故然朱熹謂義役亦有未盡善者蓋
始倡義者惟恐議之未詳慮之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于是其弊日開其
流日甚或以材智把扼而專義役之利或以氣力凌駕而奪差役之權是處貧
擾富凌寡暴孤所不免矣天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勞逸不均漁取無藝故轉而
為雇雇役隱匿之法也其弊也庸錢自愉苦役如故故轉而為義義役中興以
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勸講察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
為差以事體之便民者概之雇便于差義便于雇至于義而復有弊則天如之

明代戶役

明稽古定制以版籍覆天下之丁里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
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為帖已著之籍編勸合州縣用半印鈐註籍
上公府而帖給之民令有司以時清覈歲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
祭軍而藏之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糧
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十戶名全圖其不能十戶或四五戶若六七
戶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郡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為總圖縣寡孤獨
不行役者則繫于百一十戶之外皆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
州若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至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里長令人戶諸丁口
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官占上之縣七官吏查比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
死生其畜產田塘山地貿易者一開除一新收過割非糧稅其排年坊里長清

乏者于百十戶內選丁糧近上者補之有事故戶絕者附畸合其欺影射飛
 洒詭寄者罪如科其庵院寺觀僧道已給度有田者其編冊如民科其土官邊
 里甲如實編下式冊既具州縣正官躬親磨算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省司使
 提調正官于所屬州縣文冊躬親磨算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省司使
 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以戶言則有三等曰民曰軍曰匠而境內民有儒有醫
 更有校尉有力士弓舖兵匠有厨役裁縫馬船之類若近海有鹽寺有僧觀有
 道士畢各以其業為籍而人戶以籍為斷民父母存若亡而兄弟以分及贅婦
 乞養子歸宗另異者听異籍唯軍匠有清勾以異籍為規避禁不所以于言則
 有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登其名于籍曰不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
 役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以役言則有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
 均徭十命非時徭曰雜派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毋放
 富差貧民年七十而上許一子侍養免雜派役而品官免役視職秩為差官故

仍免徭三年有司以其冊貯于廳事凡遇徭役取驗以革吏弊凡役法視刑籍
 上中下戶為之等率五歲而均徭七之言由也役也以一里之十甲各有一歲
 承由役而納歲中各色雜目宜役民者編地均之或力或銀從所便為共日均
 徭本唐丁庸宋承鈞人陳稱徭前而名又五歲充里長甲首以督辦貢賦並掃
 公務而止倣古里魁坊止而名值里甲畢即以其明歲為經催已因用為糧長
 皆起于役于田賦不相及其後乃約省部上供若官府春秋飲社存恤日用諸
 經費令里甲各賦錢以供戶里甲銀意主于便民而洪武中詔凡祇應禁子戶
 兵等毋得差點糧多人戶俱以市民命充豈非以富有糧者祇應官即易為侵
 漁故重為之禁與後法稍犯而編徭役里甲者以戶斷高下任心其里輪收祇
 應官田多寡有無又不能極必里甲中吏往往優形勢而難之單小賦不均而
 弊滋于是羣議言均徭之法按冊籍丁糧以稽貧富者以資產為宗也而審里
 老手實以覈貧富者戶得其蓄藏之實也稽冊籍則富商大賈多積厚藏得免

役而上著因覆人戶則官吏里胥輕重其手恣胸臆而小民蹙二者均弊而專論丁糧庶幾猶古人租庸調之意焉蓋租由田出高自租生與其買不甚遠苟不論丁糧而獨十里甲均之為弊何極宜令府州縣查舊編力差者于當于丁糧若干上下編點銀差若干當于丁糧若干上下編點必得其差役難易輕重之適而後將該差里甲除優復外毋論都圖里甲先丁糧多者畢以次編其小者居後自極大以至極小造鼠尾冊以差次填編之諸市民商賈富貴墜而不計田產者听自占以古人厘賦里布之法徵之如此則法一而政平功省而李賈史無所措其子守令雖甚貪鄙亦不得越法而輕有縱合于是徭役一以丁產為宗不論里而單下戶稍得寬其後法益比而吏于土者終不能以其身供百務諸上供公費既輸銀于官官府復給所輸銀于坊里長為營供然給不能一二而供者十百甚且一無所給而責之民也于是計值年里甲戶若干若干銀若干分為十二總七各以其月為祇應日值月凡官司賓旅諸天馬供帳

飲自單于民是給而田甲大病以其非里甲正派也豪有力者例得以高坐而免而益併其重于平民甲首在官者又更賦諸十甲十甲多單下戶易虐使里長因虛官為市以一科十督責而公賦不異而十甲亦甚病難支矣嘉靖初詔扁革之宿弊如故于是酌弊者議行一條鞭法蓋輸甲則逐年十甲充一歲之役條鞭則合一邑之丁糧充一年之役也輸甲則十年一差出驟多易困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輸管則十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分給之官承募之人不得復取贏于民而民如限輸錢訖則閉戶帖息可無後追呼之擾夫十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為輕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之用者又均徭之法通州縣徭銀定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所著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若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納七八者甚且相什伯則名為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

合民開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極重通苦樂于一縣十甲之中則人不
得苦戶不苦難其便也乃通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以降慶初盡六年為率
計合用銀派之并四差而總其數皆視戶丁糧為差次于是通十甲以編不分
年則丁糧均優免者勢不能分數戶以幾俸則濫冒消數實數以編銀則賠累
息念銀力二差併公私諸費則名曰備富人不返官從人不坐名則覬覦官
給銀于募人而募人不得反復抑勒則市猾屈去頭戶賠戶之派則貧富平糶
有多寡役無輕重毋需花分毋為詭寄則冊籍精蓋媮快至于此然未幾而坊
里祇應如昔時獨易十二總稱八班改直月日值日條鞭法下僅一餘年所而
里甲之費業已如嘉靖中在時嗚呼法安可專哉然行之幾百年雖小有言焉
可勿論已

自關蔡氏曰按馬氏論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戈冒鋒鏑而後
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至于鄉有長里有正則

非役也考之成周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曰
里胥曰鄣長皆中士也曰旅師曰鄙師皆上士也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
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訟收賦稅
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為尤尊可與縣令丞
尉以事相教復勿由成其亭長嗇夫可身至縣嗇益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
有誅求無藝追勝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煩此無庸畏避苟
免之事故未有以任鄣亭之職為苦者也主唐虞宗時觀韓琬之疏然後知
鄉職之不願為故有避免之人唐宣宗時觀大中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
為故有輪差之舉自是以後所謂鄣亭之職至固至賤貪官污吏非理徵求
祿意凌滅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筆
比較其困暗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由役者無以異而至干破
家蕩產不能自保則由役之禍反不至此也天上之人既賤其職故叱之如

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爲好。或受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晉夫亭長者。亦難以望於後世。唯不使之費重。破家則役法其庶幾乎。故宋時差雇一法。議論不一。王雇役者。謂官任雇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以省。民出雇募。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貧者無所施。主差役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雇役年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戶。而雇役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錢。而情願執役者。反以出雇役錢爲不便。大抵秦管利差役。司馬溫公係洛人。故主差役。吳蜀利雇役。蘇文忠公係蜀人。故主雇役。法固須因民之便。未可以一曲之見。通之天下也。明大祖初。重里老。每都立中。山亭。凡民間爭訟細事。悉令聽理。決斷。有不聽。埋斷。逕赴縣告者。以越訴論。又詔老人隨縣官。朝覲得陳民間疾苦。及縣官不法事。老人得以入仕。糧長或以授官。深得古意。而法不久行。然會役里長必論糧多。不得以賤。甲漕充。故人不以役爲苦。而其弊則有于隨日。

轉之說。每田若干。畝虛認一丁。爲報姓名。年甲于籍。夫下以生死爲增減。用以買賣。爲收除。兩不相關。烏得同爲增減乎。自微一之法。始于歐陽鐸條編之法。行于劉光濟。于是概一邑之丁田。而通計之。而滑吏不能影射矣。總一邑之士紳。而籍計之。而優復不得重冒矣。總揭爲常數。而豪黠不得欺給其田。峻矣。雖祖雇役之遺法。未可以王安石之所變而少之也。嗟乎。縣之城隍之瓦斯之字。書踵用至今。何嘗以縣樂與斯之故。而謂城瓦字書之可廢乎。第昔稱江以北。役重而賦輕。江以南。賦重而役輕者。今則在在皆重矣。且循沿之銀。旣以均編。而復令民以身爲役。殆合差雇而並行之。是不止役法之不善也。民何以堪命也哉。

廣治平畧卷十二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0765